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

武者小路實篤原著
崔萬秋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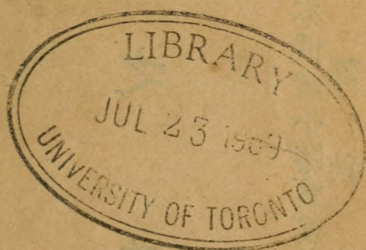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LIBRARY
JUL 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孤獨之魂

登場人物

A（赤石）

神

畫家（青海）

敏子（青海之妹）

山中

中岡

岡島

山田

下女

序幕

（一）（A之室）

A　神呀！

（神出現）

神　甚麽事？

A　這回我實在爲難了。

神　並看不出怎麽爲難哪。

A　可是爲難呢。約定的到後天爲止，寫一百五十頁的稿子，但是一頁還沒寫得成。寫壞了一百多頁了，總寫不起興味來。

神　那麽不寫好了。

A　然而男子漢與人約，不便失信哪。並且還與同志約定了月底寄錢去，不寫是很難的。

神　那也許很難罷。可是爲難的，並不是只你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比你還爲難的，恐怕有十四億三千六百五十三萬六千七百三十八人之多罷。

A　也許罷。也許生在這世界上，說不爲難是無理罷。總而言之，你是呆頭呆腦的。

神　不要胡說。

A　總之，這樣的忙碌，我只有疲倦。頭也只有越鬧越禿。近來幾乎每天有人請我看稿子。各方面又多叫我替他們做稿子。比較支持得住的我，心裏也焦燥起來了。

神　也不像怎樣焦燥呀。

A　雖然覺得總有辦法，但不能不焦燥。至少說我近來有些疲倦了。

神　可是你的樣子很悠閒呀。

A　除了悠閒着幹去沒有別的法子呀。現在累壞了我糟糕了。然而無論如何，事情做不妥，男子漢的意氣過不去。

神　那麼，使他過得去好了。

A　雖然想使他過得去，然而自己的力量，無論如何來不及。所以想拜託你一下。自己的力量已經是甚麼事都做不成了。

神　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呢？

A　只請你坐在那裏不動就得了。因為我一看見你的臉，精神便振起來了。

神　哦。如果不需要多大時間，在這裏稍坐坐也可以。

A　難道日本竟再沒有人了麼？請我這樣的人看稿子的，竟是這樣的多。請我做文章的地方，也是這樣的多。並且每天總有督催我做文章的來信。我雖然想着都答應他們，然而有些過於受不住。如果我做的文章都是好的，又是很親切地替人看稿子的人呢，倒也罷了；然而輕易做不出像樣兒的東西，對於別人的稿子，也是隨手一扔；這樣還有許多人來託我，我眞不知道是甚麼道理。

神　大概大家過於重視你了罷？

A　不是，不是。眞正重視我的人，實在很少。想利用我的人太多。連我這樣的人也不利用而動不得的人太多了。但是這樣是不行的。就是我這樣的人，內心裏也感覺着疲倦了。日本是一有稍好的人物出現，便要把他的全力奪去的。我本來是毫不檢點，大刀闊斧那一流，然而近來也漸漸的疲倦起來，很想斬釘截鐵的消閒一下。並且想等待自己的內面，力量自然地湧出來。然而可以給與我力量的東西，一點兒也沒有。

神　小孩子可以給你力量。

A　小孩子之可愛，固然是無比的事情，然而消消閒閒地同小孩子玩的功夫也沒有。

神　你很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呀。

A　不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然而腦筋可沒有休息的時候。我很渴望那不費腦筋，安安靜靜的樂趣。

神　這年頭，說不起那樣的作孽話。

A　我也是正在有望的時候疲倦死的人們麼？

神　那只看你的力量如何了。

A　請你不要叫各種事情來煩擾我。

神　那只看你的決心如何了。

A　請不要叫我爲種種的情面所拘束。

神　那也只看你的居心如何。

A　我對於信賴我的人，拿我當朋友看的人，除了更加冷淡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神　你旣沒有力量，那也沒有法子。萬事隨心所欲的幹下去，不是你這無力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A　做不到也能被容赦麼？

神　若是不容赦，你能一方面盡全力於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完結對他人的責任

麼？

A　對一個人，所託的事想辦到就不容易。若把幾十個人所託的事都一一替他辦理，我的時間，我的頭腦，我的一生，都非弄成廢物不止。大家都聚成夥把一個人弄成無用的廢物，莫論他的動機如何好，總不是可以欽服的事。因此，我為守護我的時間，我的自由，我的生命起見，對於許多人的要求，除了拒絕沒有法子。甚麼都要有餘力纔行。

神　我可以慢慢地回去了罷？

A　請再稍為忍耐一下。我所請求於你的，是希望你給我一種不知疲的力量。

神　你是希望年輕的女朋友麼？

A　女子已經滿够了。

神　女子以外，還有可以助長你的精神的麼？

A　有的。我歡喜看好畫，比喜歡甚麼都利害。

神　那麼就去看好畫得了。

A　沒有錢。

神　沒有錢也可以看。

A　我希望你給我一位可以使我的生命活潑的畫家做朋友。其次希望有替我看稿子，寫書信的好男子。其次，

神　希望有代作原稿的人麼？

A　不是，那用不着。我希望有悠暢的時間。希望完結了自己的義務以後，把甚麼都忘却，朦然地等待着力量自然地湧出的時間。

神　其次希望天國麼？

A　現在是過於忙碌。過於疲倦。沒有工夫來想他人的事情。第一非使自己生動不可。

神　那麼給你一位畫畫兒的朋友罷。畫你所喜歡的畫子。

A　請。

神　其次給你些可以使你的心年輕的睡眠藥罷。

A　請。

神　以後你隨便幹好了。

（暗轉）

（二）

（曠野裏有有一位畫家繪畫。A登場。）

A　又是無聊的畫畫兒的畫甚麼東西呀。反正看也看不出好來，但何妨去看看呢。

（A去看）

A　眞好眞好。

畫家　討厭。住口。

A　這實在是好。

畫家　對你說住口，你怎麽不聽。

A　住不得口呀，你，眞是不得了的畫家。

畫家　你是說些甚麼？我是無聊的畫畫兒的。

A　不，你是不得了的畫家。我沒想到你這樣的畫家會在這樣的地方。

畫家　（畫着畫兒）巧也罷，拙也罷，不干你事。

A　我實在是從衷心裏佩服你的畫兒。

畫家　你佩服也好，但是你住住口怎麽樣？現在是很要緊的地方。

A　好的，好的，我住口就是了。眞是了不得的東西。

畫家　對你說住口麽！

A　不知不覺地便說出來了。並不是惡意的，請你莫怪。

畫家　可完了。（回顧）啊，你不是赤石金五郎君麽？

A 對啦，我是赤石金五郎。

畫家 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會你去呢。我是青海六之助。

A 哦。

畫家 我早想請你看看我的畫子。

A 是麼？

畫家 我想在甚麼時候畫你一張肖像呢，可以麼？

A 那自然是很高興地答應的。

畫家 那麼，請從明天起，到我家來罷？

A ……一定去的。

畫家 遇見了你，實在快活。

A 我也實在快活。日本也漸漸地有了希望啊。

畫家 在各種的意味上，都是自今日始。我以爲世界要在此時一變罷。我總覺得

好像生在原始時代一般。我一點兒也感不到所謂「末世」的氣味。我以爲萬事都是自今日始。

A　實在是那樣。遇見了你，實在高興。

畫家　那麼明天一定請過來。

A　住在甚麼地方？

畫家　從這裏去很近的。給你畫一個圖罷。（在筆記簿上畫一圖，撕下來遞給他。）地方很不好，但是自己的地方畫慣了，不願到別處去。

A　你多大年紀了？

畫家　四十三了。

A　你的名字，社會上一點兒都不曉得呀。

畫家　沒有爲世人所知的理由。我並不喜歡爲有名的人。我有兩位三位不甚富足的後援者，吃飯是難不住的，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我總是避免人們的注意，

而做着自己的事業。

A　你不想使多數的人認識你之價値嗎?

畫家　想也未嘗不想，但近來纔稍爲有點兒成就在世間上發表，還嫌太早。你成了名究竟何所得呢?你近來做的東西，大家都以爲是成名之報，覺得可惜呢。

A　我還不到成名的地步。然而不能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自己的事業上，多少有些爲難。很想把力量集結成一個，可是有種種情實，使人不能如願。

畫家　除了自己的事業以外，都拒絕了他好了。尊敬你自身的事業是很要緊的。

A　我倒也那樣想，但皮氣太好，受人之託，老拒絕不了。

畫　那可不好。

A　將來慢慢地總可以拒絕了罷。除拒絕以外沒有辦法呀。

畫家　你有賺錢的必要，所以不行。

A　若只做賺錢的事還有法子想。有責任眞是沒辦法。受人依賴，尤其沒辦法。若

是一個人兩個人呢，倒還好，可惜人又太多，然而受好人的依賴，又不便於拒絕呢。

畫家　然而不拒絕也不行罷。

A　若像現在這樣子麼，不拒絕眞不行。

畫家　總之，對於自己的事業不用全力是不行的。

A　我也是那樣想。

畫家　總之你現在是處在頂要緊的時期。是處在要更進一步的地位。現在若跌倒在那裏是可恥的。並且對於善良地愛讀你的作品的人，也太對不起。

A　那我很知道。但是那一步是很難越過去的。你好像是已經越過那一步了。

畫家　那裏，那裏，還早得很呢。那麼，明天午後我在家候你。

A　一定拜訪去的。那麼，回頭見。

畫家　回頭見。

（三）

（畫家之家。畫家與其妹，妹二十五六。）

畫家　赤石應該來了呀。

妹　赤石先生是甚麼樣的人？

畫家　禿頭不潔的東西。

妹　臉面長得很有趣味麼？

畫家　呆頭呆腦的有味。

妹　赤石先生對於哥哥的畫竟那樣佩服麼？

畫家　太佩服了。眞是好奇的人。佩服些甚麼地方呀？眞正好處我恐怕他那樣的人不懂的罷。但是總有懂得的地方。那東西並不傻呀。

妹　赤石先生近來的名聲很高罷。

畫家　那裏，有一個時期倒還好，現在已經衰落了。總之日本這個國家是善於菲

送人物的國家，是大人物不容易出現的國家。

妹　哥哥怎麼樣呢？

畫家　就是我，若在外國，早成了大人物了。然而因爲住在日本，所以近來纔剛有點兒成就。日本在奈良朝時代，大人物還比較容易出現呢，從德川時代起便稍覺不行了。足利時代倒還有些不壞的。

妹　近來怎麼樣呢？

畫家　多少有些意思了，可是想使大人物出現，不換換空氣是不行的。近來大家都覺得大人物是過去的東西。但是不過大人物，心裏不暢快的人，多少也要有些罷。

妹　都說哥哥是誇大妄想狂呢。

畫家　不懂得我的畫的東西，那樣想也不爲無理。懂得我的畫的人，不知道日本也有三個兩個麼。

妹　從你認眞地說那樣的話看來，我也覺得哥哥和瘋狂一般，心裏不痛快。

畫家　那麼這樣說好罷？「像我這樣的畫家眞是車載斗量的多。像我這樣似的，縱然畫，反正也沒有成就。你以爲怎麼樣？多少有點兒成就麼？」這樣說好罷？哈哈哈！

妹　不再談畫了罷。談別的事罷。

畫家　談你結婚的問題罷？

妹　我已經不再結婚了。

畫家　我也並非說要叫你去。但你在這裏，形形色色的東西都跑上來，討厭的很。

妹　誰也不來的時候，要寂寞罷。

畫家　都是賊貓一般的東西，單瞧我不在家時纔來。不知道有沒有稍爲可靠的東西。但是託你的福，我的畫也漸漸地賣開了，覺得也不壞。很想寫一張「以妹爲餌之畫家寓此」的招牌開開玩笑呢。

妹　得了罷。近來無論誰來，我都不給好顏色他看。可是討厭哪。

畫家　縱然討厭些，不見得壞罷。

妹　那也看人來。實在令人沒法的人也有的是。

畫家　請舉一個例看。

(外面有聲音)

妹　赤石先生來了。

畫家　好像是他來了。

(妹退場不久登場)

妹　不是赤石先生，是山中先生。

畫家　甚麼？？？山中喂，不上來嗎？

(山中登場)

山中　今天天氣這麼好，先生竟在家，眞是稀罕事。

畫家　你以爲我沒在家纔來的嗎?

山中　不是那麼說。先生在家正好。

畫家　甚麼正好?

山中　因爲有了美麗的林檎,覺得很適於先生畫靜物畫用,所以拿來了。

畫家　那眞多謝。趕快拿出來看看。

山中　(取林檎請看)很好看罷?

畫家　對啦,好看的很。

山中　可不可以把這個畫下來送給我?

畫家　白畫麼?

山中　畫具費可以出的。

畫家　只出畫具費引不起畫興來呀。至少也要五十來塊錢纔行。

山中　五十塊錢麼?五十塊錢多少有些困難哪。

畫家　那麼若是水彩，十塊錢也可以賣。

山中　十塊錢也有些困難。

畫家　若是鉛筆畫速寫麼三角錢也可以賣。哈哈哈哈！

山中　三角錢的畫太不成話呀。

畫家　反正是亂畫的東西。但是現在買好放起來，將來要賺錢的。五十圓的畫，將來要賣三百圓罷。我若死了，至少要賣三千圓罷？

山中　若是靠得住還好。

畫家　靠得住。

（妹送茶來）

畫家　山中給你送林檎來了。

妹　那眞多謝了。

山中　不是的。覺得很適於作先生的畫題，所以拿來了。那麼就請給畫一張三角

錢的畫罷?

畫家　好的。(取出筆記簿，速寫了幾筆遞過去。

山中　雖然是三角錢，這畫未免太難爲情了。

畫家　你不懂這畫的好處麼?(口裏咕咕噥噥)一輩子再不給你畫畫了。

山中　不要那樣說。十塊錢我也出的。

畫家　沒有關係。下次再畫罷。

(外面有聲音)

妹　或許是赤石先生罷。

畫家　誰可知道。

(妹退場，不久登場。)

妹　中岡先生來了。

畫家　中岡?麼刻板來的人們絡繹不絕啊。有味，有味。隨後岡島若來了，那便是三

幅對湊齊了。

妹　不要說罷。

畫家　中岡，不進來麼？

（中岡登場）

中岡　先生在家麼？

畫家　在家喲。在家犯法麼？

中岡　不是那麼說。我今天想請生先歡喜，拿了花來了。

畫家　是麼？那眞多謝。今天是豐年。山中也拿了林檎來了。你拿來的是花麼？拿來我看。花是無論甚麼時候看都不壞呀。

中岡　先生，（把花取出來）怎麼樣？很美罷？

畫家　很肯破費呀。價錢很貴罷？

中岡　因爲太美了，所以稍貴一點。覺得適於作先生的畫題，所以拿來了。

畫家　是麼？多謝多謝。我也想今後多在家畫靜物畫呢。因爲舍妹說我太好出去，家裏危險，她頗覺爲難哪。但是靜物不像風景那樣無代價，眞沒辦法。這個確實可以作畫題。

中岡　先生，若先生不在家有危險，我們進來替你看家也行。

畫家　可是舍妹厭惡來客呢。我不在家時你們來她很爲難罷？

中岡　也不見得怎樣爲難罷。

妹　並沒有甚麼招待；爲難倒也不怎樣爲難，可是……

中岡　爲難的時請告訴我們好了，叫甚麼時候回去，便甚麼時候回去。

妹　沒有的話。

山中　眞的。我們最怕使你麻煩。你麻煩的時候，請不客氣地說就是了。

妹　呃從今以後，麻煩的時候，我便不客氣地說。

山中　請那樣辦好了。在我們這一羣人裏，客氣是最要不得的。

畫家　眞是那樣。一存客氣，他們便不知要跟到甚麼地方了。

中岡　先生，那未免太刻薄了。

畫家　那裏，我是誇獎你們呢。不能毫不客氣地跟上來不算有望的人。可是拒絕者那方面，也可以毫不客氣地都拒絕了。

山中　眞是那樣。

畫家　可是從今天起，我要畫赤石的肖像了。

中岡　赤石先生的像麽？那有名的小說家的像麽？

畫家　也不是怎樣的有名。不過他同女優一塊兒逃走的時候，在三面記事上是很有名的。

中岡　對女子殷勤，是有名的。

畫家　與其說對女子殷勤，毋寧說對女子飢餓。年輕時不胡逛的男子，往往有這些土氣的地方。

山中　眞是不錯。年輕的時候，只有及時行樂呀。

畫家　並且到了中年的時候，只有拿林檎到清白的女子那裏去呀。

山中　這話甚麼意思。

畫家　甚麼意思也沒有。

山中　先生是誤解了罷。

畫家　沒有甚麼，不過說溜了嘴而已。

山中　我決不是那樣的野心家。

中岡　先生可不可給我畫一畫這朶花？

畫家　白畫麼？

中岡　可以出畫具費。

畫家　畫具費引不起畫興來呀。若是油畫，用六號的，給五十塊錢便可以畫。

中岡　五十塊還可以稍讓一讓麼？

畫家　若是水彩，十塊錢也可以賣。

中岡　水彩畫要十塊錢，不算便宜呀。

畫家　吝得很哪！

中岡　並不是吝。

畫家　那麼，你也是「三角錢派」麼？

妹　好像有誰來了。

畫家　岡島罷。

（妹退場不久登場）

妹　赤石先生來了。

畫家　是麼？

（妹退場領A上。）

妹　地方很髒。

畫家　呀，失迎。請坐。

A　（向大家寒暄）昨天失禮得很。今天正要來的時候，有客耽誤了，對不起，對不起。

畫家　那麼，就趕快下手罷。對你們諸位不起，剛纔說過的要畫肖像了，請先回去罷。我畫畫的時候，是不高興令人看的。

山中　自然可以。那麼我們再來。敏子小姐，我要告辭了。

妹　是麼？那麼，請再來。

中岡　很想看一看先生畫畫呢。

畫家　請改天再看罷。我開始畫的時候，最厭惡人看。

中岡　那麼，明天我再來罷。

畫家　明天也不大好。

中岡　那麼在這幾天內再來就是了。敏子小姐，我要告辭了。

妹　再見。請再來。

中岡　呃，隨後還來。

（山中中岡妹退場）

畫家　（向兩人喊）那麼不送了。（對赤石）那些東西，不是來會我，是來會合妹的。簡直是一羣猴，走了乾淨了。

A　他們聽不見麼？

畫家　聽不見。聽不見就是聽見，也是不在乎的東西。

（妹登場）

畫家　走了麼？

妹　走了。

畫家　我不在家，每天有那些東西來，很麻煩罷？

妹　也沒甚麼麻煩。兩個人一塊兒還好。一個人來的時候最難纏。

畫家　拒絕不見好了。

妹　但是他們又是說想看一看畫啦，又是說有點兒小事啦，甚至於蹺手蹺腳地跑進來，眞沒有法子。哥哥在家時，他們都不來；單瞧着哥哥不在家時纔來呢。

畫家　你歡迎他們，所以不行。

妹　也許是的。因爲我不能拒絕呀。

畫家　怎麼樣都好。赤石先生，我們開始畫罷。

A　請。

畫家　稍爲整理整理。

妹　呃，讓我來整理。

A　很想看一看你的畫呀。

畫　請看請看。

（A看畫）

A　請問這畫要多少錢纔賣。

畫家　若是你買，隨便揀擇，三十塊錢便賣。若是別的人，想賣他五十塊錢。

A　太便宜了。

畫家　但是五十塊錢還都說貴，不肯買呢。

A　我手下沒有帶着錢，如果月底還也可以的時候，一定要請讓給我，行不行呢？

畫家　無論那一張，只要如你的意，請拿去就是了。

A　那麼按五十塊錢的價錢，這一張同那一張可以讓給我麼？

畫家　三十塊錢就滿可以了。

A　太便宜了啊。

畫家　反正是賣不出去的，不必客氣。

A　那麼給我三張罷。

畫家　多謝〻謝。敏子怎麼樣？財主風慢慢地吹起來了罷？

A　今天只帶了二十塊錢，先請收下罷。

畫家　是麼？那麼便拜領了。

A　太便宜過火了。

畫家　那裏話，我正想送給你呢。並且我的畫是賣不出去的。一有困難的時候，往往十塊或二十塊錢賣了。

A　那麼我現在全買下，準備發一筆大財罷。那樣我也可以不爲金錢而勞苦了。無論如何，在一兩年以內，二三百塊錢一張是賣得到的。

畫家　靠不住呀。原想賺錢你纔買，若使你賠了本，眞對不起呀。

A　想賺錢不過是說笑話。我只要有錢，二百塊也好，三百塊也好，我很高興地出的；沒有錢實在買不成。但是三十塊錢能買得着這樣的畫，我覺得同做夢差不多。把這畫掛在自己的書齋裏，我就是疲乏了，也可以馬上把精神恢復轉來。

畫家　將來還要畫更好的畫。我近來纔明白了過來。

A　你把我在文學上所具的空想實行了，所以我對於你作畫的心境，完全了解，

畫家　我也是從昨天起，忽地覺得前途光明起來了。可找到知己的人了。那麽，請在那面坐下罷。

A　好，這樣可以嗎？

畫家　呃那樣就很好。請隨便些。請看着那張畫。敏子，你可以彈彈琴罷？

敏子　可以，只是彈的太不好。

畫家　「謙辭說向糊塗人。」你很疲乏了呀。

A　呃。今天早晨兩點鐘起來，寫了十頁原稿；稍爲睡眠了一下，午前又寫了十頁；過於疲乏了，正在吃飯的時候，又來了請看稿的客，鼓起勇氣來拒絕了，但念其是從遠方來的又不好拒絕，請他念了念，我批評了一下，這纔能到這裏來，簡直疲之得不了。

畫家　你現在也是正在要緊的時節，眞的疲乏了是不行的。

A　謝謝。

（與琴聲相和）

畫家　請隨便些。我揀好畫處畫，眼睛也揀與我相宜處畫，請隨時看着有畫的那一邊就得了。也不必那樣專心致志的看。

A　這樣可以麼。

畫家　那樣就很好。我覺得在有生以前便和你相識似的。

A　我也正想這樣說呢。

畫家　好人在日本太少了。但是不久日本也要有可驚的時代到來罷。我覺得已經有好人在甚麼地方要擡頭了。在一個時代，能看得人物輩出也是很痛快的。在甚麼地方總有有力量的人罷。

妹　那麼就開始畫罷。

畫家　好。

（妹彈琴。畫家作正要畫畫的姿勢。）

第一幕

（與前相同，畫家之室。敏子一人。）

山中　先生不在家麽

敏子　不在家。

山中　好極了。

敏子　甚麽好極了？

山中　我有事想和你兩個人詳談。

敏子　甚麽事？

山中　你想獨身到甚麽時候？

敏子　一生獨身。

山中　一生？先生結了婚你也獨身麽？

敏子　我哥哥不會結婚的罷?

山中　同那一個女子也不結婚麽?

敏子　呃，我哥哥，那一個女子，他倆都不肯結婚罷?

山中　爲甚麼?

敏子　那我倒不曉得。兩個人都厭惡結婚

山中　你也是厭惡結婚的嗎?

敏子　無所謂厭惡，也無所謂歡喜。

山中　哦。是麽?

敏子　你問這個甚麽意思?

山中　有人託我問的。

敏子　誰?

山中　請猜猜看。

敏子　猜不着。並且也沒有猜的興味。哥哥說想着結婚的女子，都是不能獨立生活的人。

山中　我却不那樣想。只有結婚，方可以平心靜氣地生活。

敏子　也許有那樣的人。但是和不樂意的人結婚，大概只有不能生活，對於異性懷着飢餓的人罷？

山中　也不是那麼說。因爲還有家庭呢。

敏子　那也看人來。

山中　縱然如此，然而你不想要個小孩子麼？

敏子　但是爲自己並不愛的男子生了孩子是女子之恥呀。

山中　也不能全然那樣說罷。先生反對你結婚麼？

敏子　沒有的話。但是哥哥很喜歡我在他傍邊。哥哥說：『沒有比你再明白我的性質，理解我的事業的了。你在我傍邊，我最能做得下去事。』

山中　是麼？我對於先生的心情，簡直不懂。

敏子　爲甚麼？

山中　同那一位女子別居。仍能滿不在乎的，眞不可思議。

敏子　一點不可思議處也沒有。因爲哥哥把事業看成第一要緊的事。女子是第二，第三類的。你也知道，那人是我哥哥的「模特兒，」並且還有情人哥哥對於那些事也是知道的。

山中　眞有情人麼？

敏子　有的。

山中　那麼，先生仍然滿不在乎麼？

敏子　是的，滿不在乎。並且除了滿不在乎地以外，也沒有法子。因爲沒有錢，所以也不能把她買住呀。

山中　那麼，我一切都明白過來了。畢竟你是作了你哥哥的犧牲了。

敏子　沒有的話。在我們之間，無所謂犧牲。我不過是以一個職業婦人的資格幫哥哥的忙而已。一般的職業婦人爲金錢，或爲餬口而工作；但我不過是爲自己尊敬的事業工作而已。所以我縱然結婚，也打算繼續這種事業。在哥哥需要我這個期間哥哥有一時很患癡，很勞苦。但是現在徹悟了：他人終歸是他人。

山中　寂寞的徹悟呀。

敏子　不然，在那裏却又生出了愛與喜悅。

山中　是的麼？

敏子　那人不忘哥哥，就到現在，給不了多少錢；還爲哥哥當「模特兒」哥哥非常喜歡。哥哥說著：以爲她是戀人雖不免生氣；但一想到她是他人便要感謝。

山中　先生是很大的實利主義者呀。

敏子　是麼？從你眼裏看來，也許是罷。

山中　從誰眼裏看來也是那樣罷？先生實是在自私自利的人

敏子　因為只思想着事業上的事呀。哥哥說，不思想事業的時候，便要思想女子的事了。

山中　繪畫與女人麼？

敏子　可以說是罷。哥哥說，隨着事業的進展，也可以大，也可以深，實在看得出深刻味來；女子則不然。雖然女子的肉體美應作別論。

山中　也看女子來罷。

敏子　我也那樣說來。他說，那麼在男子看來，所謂女子，不是那樣的。以人的資格論，女子中有時也有深刻的。但是以女子的資格論，一嘗到她的味道，便同糟粕一般。只要生了孩子，在『自然』看來，便是無用的長物。

山中　到底是先生有些澈悟了啊。就是我，一同你談話，也多少地澈悟起來了。

敏子　我近來覺得所謂人間是愚癡的東西。然而那愚癡也有種種不同。有聰明的愚癡。有愚癡的愚癡。

山中　聰明的愚癡是甚麼樣子的人？

敏子　我哥哥和赤石先生大概是聰明的愚癡罷？因爲不做損人以自喜的愚癡事。是不使他人爲難的愚癡。於是事業旣然能够進展，人間也可以進步。愚癡的愚癡，是寧損他人，也要做財主或得名譽那樣的人。

山中　你說的也有一理。那麼你我怎麼樣呢？

敏子　可是呢。同你在一塊兒，我太可憐了。

山中　好應酬啊。

敏子　因爲我有我的事業。並且我的方針已經立定了。不能像你那麼滿街上跑著物色妻子呀。

山中　沒有，我並沒有物色妻子呀。

敏子　你不是對我哥哥說有相當的人時，請代介紹麼？

山中　那不過說着試試而已。

敏子　那麼，已經把那番主意打消了麼？

山中　不得不打消啊！你說不是麼？

敏子　我不曉得。

山中　你應該最明白的。殺蛇殺個半死，是最難過的。

敏子　我並沒有做那殺個半死的事。只是可以做你的夫人的，據我所知，並沒有一個，我不知道的……

山中　請不要說那樣的話。我說實在話罷，我想同敏子小姐結婚。

敏子　那辦不到。

山中　請不要說那樣的話。（哭）

（中岡登場）

中岡　呀，先生不在家麼？山中君哭甚麼呀？

敏子　山中先生裝哭呢。

山中　瞎話，瞎話。我並不是裝哭。

敏子　好傻呀。哭是可以驕傲的麼？就是女子，近來也不哭了。

山中　我並不是時下流行的那樣的哭。

敏子　你眞傻呀。可是很可愛的傻子。

山中　（喜歡）你不厭惡我嗎？

敏子　當然。

中岡　散了罷。太不好看了。

山中　晚一會兒你也要哭喲！

中岡　我已經哭過多少回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死心。

敏子　難纏的人啊。女子有的是呀。

中岡　但是我不認識有像你這樣的女子。

敏子　比我好的，有的是呢。

山中
中岡 斷然沒有那樣的人。

敏子 確實是麼?

山中
中岡 呃，可以對天明誓。

敏子 眞是好笑的人。

中岡 (笑出來) 一點兒好笑處也沒有。

山中 我很悲哀。

(三人都笑了。)

山中 遇着敏子小姐眞抗不住。你是不會情死的。

敏子 當然。強迫情死是最怕人的。

山中 你放心。我要死也是一個人死。

中岡　你若死了，於我大有幫助。

山中　捨不得去死喲。

中岡　是麼？那麼我去死罷？

敏子　抽籤罷！

山中　同剩下的死不了的人結婚麼？

敏子　我同你們兩位是不結婚的。

中岡　你那樣說，我要殺你。

敏子　你倒也會嚇人。

山中　莫輕視我，像你似的我還殺得了。

敏子　眞的？

山中　眞的。

敏子　混賬得很呀！我眞厭惡了。說那話的人。我已經厭惡了，請出去罷。眞厭惡。

山中　請不要生氣。剛纔是開玩笑。

中岡　你當成眞事了麽？所謂女子，雖聰明而實愚癡。

敏子　再亂吹牛皮，要趕出去了。

中岡　我錯了，我錯了，我錯了。

敏子　好一個傻瓜。虧你長了恁麽大年紀。哥哥快回來纔好。

中岡　蒼天，蒼天。

敏子　哥哥是那樣的可怕麽。

山中　自然可怕。因爲多少有些瘋狂啊。

敏子　究竟是誰瘋狂呢？

（岡島登場）

岡島　呀，都湊到一塊兒了啊。

中山　敏子小姐的陣仗很强啊。

敏子　三個人合成一塊來難人，卑怯的很！

中岡　那麼你也叫你的助陣的來好了。

敏子　我沒有那樣的人。

山中　有一個就可以了罷？

岡島　女子不能交朋友麼？

敏子　沒有的話。可是不能像男子那樣無出息，說甚麼沒有朋友便寂寞。

岡島　先生到那兒去了。

敏子　寫生去了。

岡島　赤石今天來麼？

敏子　說是今天有客，要來得晚些。

岡島　聽說你對赤石有意，是眞的麼？

敏子　那是假的。赤石先生關於女子已經畢業了。

中岡　靠得住麼？

敏子　那位先生是個忙人哪。

山中　雖說忙，女子的事情，又當別論。

敏子　那位先生，已經不願再爲女子的事情鬧甚麼是非了。

岡島　你這方面怎麼樣呢？

敏子　我這方面，關於男子的事更是畢業過的了。

岡島　畢業同志，可疑得很。

敏子　是麼？你願意怎麼想，就請你怎麼想去好了。

山中　兩人交情到這一步，令人想不到。

敏子　想不到也沒有關係。我對那位先生是很同情的。

中岡　同情他甚麼。

敏子　那位先生是寂寞的人。

岡島　沒有再像他那樣悠暢的。

敏子　那位先生是寂寞的人。我對他並沒有一點兒愛情但是對於他那種寂寞，却想着用甚麼方法安慰安慰他。

中岡　那是很危險的。女子對男子同情是很危險的。

岡島　那實在是要不得的。只謠言傳出去便沒有好處。

敏子　誰造那樣的謠言哪？第一那樣禿頭的老人，便生不出輕薄的謠言來。我只是作他一個談話的對手而已。心裏毫沒有不安的地方。在別的事情上，有人說我的壞話，我也許沒有法子；但是關於赤石先生的事，我自己可以誇獎我自己。

中岡　眞是難事。

敏子　一點兒難處也沒有。

岡島　赤石有妻有子。妻和他同居二十年了。孩子有五個，大的已經十五歲了。

敏子　但是赤石先生寂寞是事實。我同情那位先生，也是事實。可是只有這些。

岡島　只這些不能算完。男子是不肯中途止步的。同女子只淸淸白白地交際是不能滿足的。

敏子　也看人來。

岡島　你說赤石能做得到麼？那是大錯而特錯。那東西是同女優逃走過的男人哪。

敏子　那我早知道。

岡島　你是因爲那人有名……

敏子　胡說。不懂得那人的寂寞的，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山中　我們的寂寞，也希望你能懂得呀。

敏子　你們的寂寞，其他的女子可以使你們滿足。要我去安慰你們是沒有道理的。眞令人惡心。

岡島　同赤石就不惡心了麼？

敏子　多麼絮繁！

山中　除了你以外，我絕對不想別的女子。

敏子　請你記住了你那句話。將來有比我更和你相適的女子出現了，你那高興的樣子，很清楚地浮現我眼裏。

山中　這話太刻薄。

岡島　我也同情山中。

敏子　隨你怎麼樣同情，都沒有用處。

岡島　赤石那人，不是很可厭的人麼？

敏子　怎麼樣都好。與你們沒有關係。

中岡　甚麼書上曾說過：四十歲的男子是危險物。

岡島　聽說赤石一見女子便要做不正當的事。

山中　眞有那個話啊。

岡島　一讀那東西作的東西，便覺得出有色情狂的臭味。

敏子　那麼，你們是甚麼臭味？

岡島　你對於我們太蔑視了。

敏子　沒有的話。

岡島　赤石是甚麼東西？太不把人當人了！先生也是先生。那東西爲甚麼誇獎先生的畫，猜也猜個八九分。

敏子　請赤石先生來的是我哥哥。赤石先生誇獎哥哥的畫，並不知道我的事。

岡島　那話能靠得住麼？

山中　怎麼會靠得住！

岡島　我對於那人的事情知道得很淸楚。我認識的女子有被那東西玩弄過的；幸虧那女子很巧的逃避了。從那以後，她就看不起他。

敏子　岡島先生。別人的事你不必多說罷。據我所知道的範圍，引誘女子的名人，

就是你岡島先生。雖然我並不因此嫌棄你，雖然我只覺得你是懦弱的人。

山中　這倒是不能當作耳旁風的話聽啊。

敏子　據我所知，引誘女子最笨的是山中先生，最巧的是岡島先生，最不要體面的是中岡先生。

中岡　好利害呀。

敏子　然而是事實，可是赤石先生關於引誘女子這一手上，比山中先生還笨呢。像他那樣是的，任甚麼女子都不上會鉤的。

山中　赤石引誘你了麼？可惡可惡。

敏子　要說可惡，你比他可惡多了。赤石先生絲毫沒有引誘我的意思，看態度就可以知道。

中岡　先生怎麼樣啊？

敏子　因爲是兄妹，關於那樣的事沒曾想過。比赤石先生也許麻煩罷。比你可要

好得多。

中岡　遇見了你眞受不住呀。

山中　岡島，你竟沉默起來了啊。

敏子　有不能不沉默的事情罷。但是我就要沉默起來，請安心好了。我決不因爲被那男子所引誘或看見那男子變鬼臉便輕視他。我覺得男子生來就是那樣的東西。所以我對於男子並不怎樣留意。無論對誰。看外面好像不壞的人，出人意外地說可笑的話，做可笑的事的人有的是。雖然一半是女子不好，但女子就是好，男子作惡的時候也很多。也許有正相反的時候。因爲我也是一個寡婦，男子的秘密那些事我是知道的。

岡島　但是對於赤石還是小心點纔好。

敏子　對於你不小心纔好是不？你還是守沉默的好罷。我就是厭惡那樣的話。我甚麼事都明白，赤石先生的壞話，還是不說的好。如果那人壞，便是我不好。那人

是聽我的話，甚麼事都可以做的。可是那樣的話不說他不好麼？我既不願撒謊，也不願說實話。男女間不把性的區別忘却，是不能交際下去的。我並不以爲你們是男子。

中岡　那麼，你不覺得寂寞麼？

敏子　寂寞也好，不寂寞也好，與你們沒有關係。我自己的事讓我自己來。自己的寂寞那點小事，自己都負不住，還成甚麼事體？虧得還是男子漢呢。

中岡　那麼赤石便怎麼樣呢？

敏子　那位先生並不拿自己的寂寞出賣。並沒說請我助他。只是從我這方面想助他而已。那位先生不是叫花子。

山中　那麼你說我們是叫花子麼？

敏子　可是呢。凡事但看怎樣想罷咧。哥哥快些回來多麼好。

岡島　先生一寫生便把時間忘了。你如果那樣輕視我們，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

敏子　意思是要摘下假面具來罷，但是那樣殺風景的話我們可以不談。我畫了一張畫呢，請你們替我看一下可以不？

中岡　一定要拜見拜見。

（敏子退場）

岡島　俗話說：「征服女子除了腕力外沒有別法，」都是不錯。

中岡　那太野蠻。

岡島　本來男子就是野蠻的東西。

山中　你有征服他的勇氣麼？

岡島　弄成法律上的罪人便太不値得了。但是只鬪嘴是鬪不過女子的。

中岡　敏子小姐是人家說東她偏說西的怪人，不可過於激動她。

（敏子持畫上）

敏子　怎麼樣？

中岡　你畫的麽？

敏子　那是誇獎呢？還是說壞話呢？

中岡　我喜歡你的畫比喜歡先生的畫還利害呢。

山中　眞的，你比先生畫的還好。

岡島　這畫可以賣給我麽？

敏子　可是呢。你出多少錢買？

岡島　我若是財主麽，無論多少錢我都可以出。麽，二十塊錢，請你讓讓價罷。

敏子　二十塊？

岡島　上月買先生的畫纔十五塊錢比買先生的已經貴五塊了，可以的罷？

敏子　可是呢。但是這是我初次畫的啊。

山中　這是初次畫的麽？

敏子　水彩畫，鉛筆畫，早就畫過，但油畫器具因爲哥哥不讓使用，所以沒畫過；昨

天哥哥初次許我用油畫具畫，還不成東西。

岡島　沒有的話。

山中　將來你要成日本第一流的女畫家。

敏子　有人來了（退場）

岡島　但是還幼穉得很呢。

山中　那是沒法子的事。

（敏子和赤石登場。赤石向大家寒暄。）

敏子　赤石先生，我這張畫你看怎麼樣？

赤石　若是你畫的，就算不壞了。

敏子　你出多少錢買這張畫呢？

赤石　可是呢。假定靑海君的畫值三十塊錢，你的畫不過值三角錢罷。

敏子　呀，好利害！

赤石　那是沒有法子的。你開始畫的日子還很淺罷？

敏子　但是諸位先生都誇獎了呢。

赤石　那大概假定是小孩子畫的罷？

敏子　呀，好利害！

赤石　但是專心致志的幹，你也有成就的希望。

敏子　不專心致志的便不會有成就麼？

赤石　那大概不會有成就罷？若是為消閒解悶呢，自當別論。

敏子　這張畫有人出二十塊錢買呢。賣了罷？

赤石　那一定要請賣了牠。但是要是我麼，我便再多拿出十塊錢來買青海君的畫。好奇的人也有的是呀。

敏子　就是在這裏的先生。

赤石　我沒留心對不起。

敏子　我去叫我哥哥來。

赤石　我並不忙。

敏子　哥哥說是你一來便要我叫他去。

赤石　是麼？

敏子　那麼我就去叫他去了。

中岡　那麼我也要告辭了。

敏子　是麼？那麼，一塊兒去罷。

岡島　我也要告辭了。

山中　我也要告辭了。

敏子　是麼？那麼大家一塊兒走罷。那麼，暫且失陪。

赤石　請。

（大家向赤石行告辭禮，退場。赤石沉不住氣地看各種的畫。看着看着熱心

起來。）

赤石　眞有不壞的呀。（仍然看畫）

（敏子輕輕地登場）

敏子　赤石先生。

赤石　（吃了一驚）甚麼？

敏子　哥哥馬上就回來，說請你等一下。

赤石　啊。畫沒賣掉麼？

敏子　誰賣給那一羣猴！

赤石　你也並不厭惡那些猴罷？

敏子　倒也有些有趣的地方。一遇見那樣的人，自己覺得好像稍爲聰明了些似的。一遇見哥哥，自己便漸漸的小起來，時常不高興。

赤石　爲人都好像不壞呀。

敏子　爲人雖然不壞，但是也不能說好。一位是好好先生，一位是不很壞的，一位是多少有些壞。但都是我談話的好對手。

赤石　你令兄眞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我現在更加佩服了。

敏子　哥哥也很佩服你先生呢。

赤石　我不行簡直是廢物。

敏子　哥哥說你如果有好伴侶就好了。叫你那樣的工作很不對。又說你有很好的素質。

赤石　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廢物。甚麼東西也寫不到好處。頭腦只有一天比一天壞。

敏子　一年間甚麼事都不做就好了。

赤石　那不行。我有種種的責任。孩子旣多，用錢的事又不少，這都是男子漢所不能不負的責任。我時常想我自己鬧成甚麼樣都不要緊。並且照這個樣子下去，

一定是不行，我是很知道的，

敏子　哥哥也正爲這個擔心。

赤石　但是我橫竪是不中用的人。到了這年紀，一件像樣兒的事多沒做得成。已經是無望的了。我想只要能替好人出世開一方便之門而工作也好。

敏子　哥哥說你那種思想是根本錯誤的。他說你所尋求的人，你自身便是；但你自己不知道，對待自己太苛刻了。他說那因爲你爲人太好了。

赤石　那是假的。我爲人並沒有甚麼好。我內心裏有許多不好的東西。我是最難救藥的懶人。

敏子　那因爲你太疲困了。

赤石　我的懶是從早就是那樣的。並且我時常有些下等的空想。若是沒有那毛病，或許還能再多做些事。

敏子　那因爲你不知道做放蕩的事的緣故。

赤石　我願爲更强有力的人。我願爲不知疲的人。我願具備懷抱大天才，如噴火山一般的力量，可恨腦筋只會冒煙，一點也燃燒不起來。

敏子　那是你的眞心話麼？還是故意地那樣說呢？

赤石　我本來是能走到更進一步的地方的，但負擔着只差一步跌倒起不來的可憐的命運。可是你的令兄是毫不費力地升堂入室，並且在室內自由自在的活躍了。

敏子　哥哥總是說，還不行，還不行。

赤石　眞的麼？那有那樣的力量還不行麼？

敏子　哥哥非常掛心你的事情。

赤石　那雖然很高興，很感謝，但是我已經漸漸地拋棄我自己了。

敏子　哥哥說你的樂趣太少。

赤石　那倒不然。我是幸福過火的人。只是力量不足而已。在只差一步的當兒，脚

走不動了。

敏子　如果有了喜悅的事，也許脚能走得動。

赤石　喜悅的事更要侵奪我的力量罷。原來日本是不適於出現大人物的國家。但是有你令兄那樣的出現，却又不可思議。

敏子　哥哥說：你到甚麼地方隱藏兩三年纔好。你對於孩子太慈愛了。爲來客你不知道虛耗了多少時間。甚至你的腦筋都過於爲他人而消耗。你再多少冷酷一點纔好。

赤石　就這樣已經是冷酷的了。

敏子　哥哥說你始終以那些事爲慮是不行的。你若是放蕩些倒還好些。

赤石　我這樣的人一放蕩，鬧出喜歡的女子來，那纔不得了呢。不過因爲沒有錢，也許不要緊。

敏子　也許罷。

赤石　令兄怎麼還不回來?

敏子　畫起畫來,把一切都忘記了罷。

赤石　令兄這張畫,眞是好畫。

敏子　哥哥畫的時候也很自負。他說不知道日本有沒有懂得這畫的意味的人。我問他日本若沒有懂得的,甚麼地方還有麼?他說誰可知道。

赤石　畫是世界的,就到西洋也許有人懂得。總而言之,我非正正經經地用功不可。我想把心境一變重新復生地做事情。

敏子　眞的要那樣做纔好。呀,那張畫看不得。

赤石　爲甚麼?讓我看看不好麼?

敏子　倒也沒有甚麼不好但是……

赤石　好美麗的體軀啊。

敏子　是的罷。這張花卉你喜歡麼?

赤石　很喜歡。

敏子　這張女子的畫，是哥哥的意中人。

赤石　是麼？看面色很狡猾啊。

敏子　那人雖玩弄我哥哥，我哥哥却愛她愛得不了。所謂男子眞是癡心漢哪。傻越的哥哥竟能愛上這樣的女子。

赤石　那大概是於別人注意不到的，你令兄發見了她的好處了罷？

敏子　你今天很有精神哪。事情做得很順利麼？

赤石　事情是全然絕望了。已經都捨掉不管了。

敏子　那樣很好。

赤石　可是一回到家去，便又不能不伏案去寫作。文學這玩意兒，眞是討厭的東西。若是一年或二年做一篇便可以呢，倒也好了；可是像我是的，每月非寫兩三篇不可。每月寫兩三篇，還是非用全力一行也寫不出來，眞是可憐。但是這種寃

枉，只有對你和你令兄方可以說。對於社會上的人，却裝出多多益善的樣子。因為男子是不便說「累死我了」那樣無志氣的話呀。不到死，不願說「累死我了」那樣的話呀。我很想把一切事都攬起來一件一件的都做了他，為一個巨人，然而不行！但是決不說訴寃的話給誰聽。

敏子　你再多少强橫一些就好了。

赤石　你們兄妹竟說與世間相反對的話。可是有你們與我為朋友，我非常快活。

敏子　我們雖然與你為朋友，但是不中甚麼用啊。

赤石　不對，不對。對於女朋友，想說的話都說得出來對於男朋友便有不能說的話。並且與女朋友談話的時候，在自己心裏鬱結着的冰塊，眞正的可以溶解開。冰塊溶平了的心情，這兩三年來，我沒有嘗了。

敏子　你的肖像畫好了，你仍然可以來我們這裏玩來麼？

赤石　只要對你們這裏沒有妨碍。

敏子　有妨碍怎麼樣？

赤石　有妨碍自然是不來。

敏子　你是我們在不在，都可以生活的呀。

赤石　那個自然。無論誰不在，無論誰怎麼難過，我是要生活下去的。直到死了爲止。

敏子　你不能學有島武郎先生呀。

赤石　自然不能。但是近來覺得有島之死，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就是我也有時不知道是爲甚麼活着。過於爲工作所追逐了。

敏子　平常知道爲甚麼活着麼？

赤石　叫你這樣一說，我甚麼話也沒有了；但是平常活着總有一種目的。或爲兒女，或爲鄰人，或爲事業，覺得不做出更漂亮的事來是不能死的。但是像近來這樣，忙無論怎麼都好。死了大概很樂罷。前些日子打雷的時候，我曾想：若是雷落

在頭上，倒也痛快。

敏子　思想那樣的事，可不好哇。

赤石　不要緊的。那不過是那一瞬間的思想；「現在死了可不得了」的觀念，比那種思想强烈多了。所以從另一方面看，我是非常消閒悠暢的。我沒曾有一次通夜睡不着覺的事。坐火車旅行自然又當別論。令兄畫的畫，眞不少啊。

敏子　是的。因爲畫畫雖畫了二十來年，賣出去的很少哇。

赤石　在這個期間，難爲他不灰心的前進，以至於今哪。

敏子　因爲終天價埋頭於畫啊。並且終天價說還不行，還不行。可是在另一方面卻又非常的自信不錯。

赤石　開一個「個人展覽會」纔好哇。

敏子　哥哥說六十歲以前，不願爲有名的人。

赤石　是麼，奇怪的人哪。無論是誰，只要端着燈，便想照一照四方，使他明亮啊。

敏子　大概因爲自覺「還不行」罷？

赤石　這樣還不行麼？像我似的，三十歲便爲世所知，是破滅之本啊。

敏子　還說不到破滅罷。正是自今日始的時候罷。

赤石　不對，早早晚晚，反正是破滅。我已感到內面的力量之日就衰萎。

敏子　你多大年紀了？

赤石　四十一歲了。

敏子　不是還年輕的很麼？

赤石　我自己雖也覺得還年輕，但是內面的力量，已經衰萎起來了。近來一件事情也做不成。

敏子　哥哥今年四十三歲，他還說這纔是開始呢。很奇怪的是哥哥年紀越大。越顯年輕，精神也比從前好。

赤石　因爲事情不勉強着去做，並且沒有硬從底下掘泉的緣故罷？

敏子　我沒想到你能說出這樣無志氣的話來。

赤石　就是我，又何嘗願意說這種話？然而既是事實，便沒有法子。我自從去年，沒有做出一件像事的事來。只算剛能保持得住一時的評判，賺了幾個錢而已。

敏子　但是我哥哥說在你的內心裏，還藏着可怕的火種呢。

赤石　那是簡直要消滅的了。若不是遇見了你們，我毀得更快罷。

敏子　你說的不免太過一些。

赤石　並不算過。我已經成了全然不可救藥的人了。

敏子　沒有的話。

赤石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

敏子　你只是有些過於疲倦罷。不久你仍然可以恢復元來的精神的。

赤石　誰可知道。

敏子　哥哥很會相面，他說你從今年起，力量會重新增加起來。又說你從今年起，

路途開展;你從今年起,你的努力,要慢慢地生出效果來。

赤石　那是眞的麼?

敏子　若是不信,便不靈驗了。請你說「信」。哥哥是你的醫生,我是你的看護婦。

赤石　不敢當得很。我並沒有那樣高的價値。

敏子　俗話說:「謙辭說向糊塗人」。

(青海登場)

青海　勞你好等。

赤石　那裏話。正蒙敏子小姐鼓勵我呢。

敏子　哥哥,赤石先生從今年起要轉好運了啊。哥哥相面相得很準哪。怎奈赤石先生不相信呢。

青海　那是眞的。你從今年起要換好運在你內心裏會有新力量溢出來。現在是你重要的時期。你的臉上很分明的寫着呢。

赤石　（寂寞的笑着）你們這樣親切，我很高興。但是那樣哄小孩子的話，還是不談他罷。

敏子　怎麼？哄小孩子的話？

青海　沒有關係。如不相信，那也沒法。但是無論如何，你不是可以累壞的人。並且不久很自然地會精神起來，力量從內心裏流溢出來。那是我看得見的。

赤石　是麼？我雖然不便相信，但也不願把你們當作撒謊的人看待。無論你們怎麼親切。

青海　就是我們，也知道撒謊對於你是沒有效力的。所謂人，是絕望到極點便有新力量出現的東西。

赤石　你不至於有過絕望的事罷。

青海　也不能說沒有。我並不是不知勞苦的人。也有時想死。可是這已經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

赤石　是麼？你也曾經驗過那樣的事麼？

青海　我也曾有過活着沒有意思的感想。可是那時候又想更要活下去。因爲死了也是一樣啊。死了也得不到人生的價值啊。爲寂寞所征服覺得活着討厭的時候，想着死的時候，在心底裏覺得更要活下去。沒有能做到那一步便做到那一步的決心是不行的。我把人生看成光明的，不過是這兩三年來的事。自從明白了自然之美的關係，並且多少可以畫幾筆了那時候起，纔覺得人生是光明的。在那以前，是終天價徘徊於寂寞之谷的。若不是敏子，我或者早已不行了。敏子比我還寂寞。當她丈夫死去的時候。兩人互相約定了活下去。於是兩人闖過了只能活着便行的自棄時代。把一切都捨掉了，力量便又一點兒一點兒地湧出來了。世間沒甚麼可怕的東西。死還不怕呢。那時候猛然間生命的不可思議的力量生出來了。

赤石　那種心境我也懂得。

青海　矢盡了，力竭了，所剩下的只有男兒之意氣。死而後已的決心，眞不知壯起了多少回。並且抓得住的事業，簡直進行不動。一切過去了，倒也覺不出怎麼樣來，可是十幾年的忍耐，眞不是樂事。

赤石　這樣說起來，你的畫確是從寂寞裏鍛鍊出來的。

青海　我覺得你今後也到了眞正鍛鍊的時候了。並且是你最後的鍛鍊。人只圖快樂是很不易成器的，好像鍛鍊鋼刀一般，你的生命，經過鍛鍊方能成器。

赤石　然而我只是疲倦而已。

青海　但是我感覺得在你的內面有要哭出來的寂寞。我平常覺得在日本，沒有比你再幸福，再光明再悠暢的人了，我因此尊敬你。然而實際一看，簡直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感覺得在你的內面蘊藏着許多欲哭而哭不出來的眼淚。這是在未畫你的肖像以前，我沒曾感到的。並且最初感覺得到的，不是我，而是敏子。在你的內面，還有的是力量。只是你把種種的事情，都放在一時去思考，有些太過

了。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並且你連夜睡不着覺。爲你打算，安眠與休息，比甚麼都要緊。並且生之樂趣也很要緊。

赤石　我近來實在是過的平安無事的幸福生活。

青海　然而你有享受那樂趣的餘裕麼？種種的事，過於奪你的腦筋。你的心臟要凍結了。你的力量在裏面衰萎也是勢所必然的。

赤石　我承認你的話一部分是事實。然而不是全部。我生理上雖疲倦了，樂趣並不是沒有的。

青海　不能平心靜氣地玩味，一點用處也沒有。你的家庭也許實在是平安無事。但是你的心那樣便可以安定麼？我要忠告你除了不得已的事以外，一切都要斷然拒絕。你不更加尊敬你的腦筋與時間是不行的。

赤石　那是我已經在某種程度內實行着了。

青海　但是要再稍爲不客氣地實行啊。並且要消閒地玩耍啊。

赤石　可不能比現在再消閒了。我想毋寧在這個時期更加積極的，亂七八糟的工作一陣，把借債還淸，作旣沒有金錢的憂慮，又可以閒玩一年的準備，加上馬力，闖過這個難關。然而無論甚麼時候總在只差一步的地方累得爬不起來。借債依然是一天一天的增多。

青海　借債那些事，不理他好了。

赤石　「但是有責任。有約會。有要關照的人。此外有不可知的力支配我，對我說「開步走」。」又說：「至死爲止，不准退縮。」我沒有力量抵抗他。

青海　是麼？那麼便決心的去做也好。

赤石　可是沒有那種力量。直到現在已經是用全力做下來的了。

青海　在這當兒，更要拿出全力來呀。我們可以幫你的忙。疲倦的時候請到這裏來。並且在精神恢復了的時候便可以去奮鬪。能做到那裏，請做到那裏。在可能範圍之內，總要積極的去幹。你只差一步了，我們總幫你想法子。如小野道風所

見的蛙一般。（譯者注：小野道風為日本古代之書家，初學書甚拙，正在失望之際，於池邊見蛙欲啣柳枝，因枝高而蛙用全力跳起，失敗多次，終於得達其目的。小野悟此，歸而努力學書不懈，卒為書家。）

赤石 …………

青海 運動啊，或其他遊戲類的事都有人應援。其他的事情，也有種種的獎勵。但文藝家做着國民之榮譽的事業，竟是終天價挨罵，受輕視，你每月有不挨罵的時候麼。

赤石 十五年間，每月總有人罵。雖也有人誇獎幾句，但終不及罵的人多。就是現在，還時常受像自己的兒子那些小孩子的輕蔑與教訓呢。可是那教訓和十五年間繼續着所受的教訓並沒有分別。所謂人這種東西，好像是很進步，其實是不進步。流行變化得很快，說的話十幾年總還是老樣兒。或許是因為對手太蠢了。但是那些事我是不在乎的。

青海 有公然誇獎你的麼？

赤石　幸還無傷。幾乎爲社會所葬送的事可是有。但是聽人家的閒話，受世間的冷視，我已經習慣了，倒也不以爲意。只是做不出大事來，太沒有本事。作不出有征服世界劇壇的資格的戲曲，太沒有本事。旣是那樣，只有賺錢罷了。從世間得到的東西可以通用的，只有金錢啊。所謂名譽，眞是愚不可及的東西。對誰的生命，都沒有貢獻。不過比起賺百萬圓做無聊的文章來，還是做一文錢不値，自己可以滿意的東西好。但是橫竪自己也不能滿足，若再不能賺幾個錢，那便太蠢了。

青海　需要金錢，在藝術家看來，與宗敎家一樣，是有害無益的東西。

赤石　眞是那樣。但是縱然爲需要所迫作文章，我也打算作我自己的文章。此外困難處是我所愛的二十個人沒有飯吃。只要有力量，萬事都可隨心所欲了。力量不足，眞沒有本事。

青海　不必愁。不久你內面就會有力量湧出來的。你信我的話好了。那麼我們就

畫罷。

赤石　請。

青海　看樣子很要費許多日子，很對不起呀。

赤石　那裏話。蒙你畫上一輩子，我更歡喜。喂，你的畫想讓朋友們買兩三張，可以麽？

青海　那眞多謝了。那麽我們開始畫罷。我不能不相信在你內面有一種生命。你的臉上已經帶出喜悅與希望來了。

赤石　那不過是你心裏的反映罷了。

青海　沒有的話。

（青海開始畫畫）

赤石　……

青海　要開始了。

赤石　啊。

第二幕

（仍爲畫家之室。青海和敏子。）

青海　赤石近來漸漸地精神起來了啊。

敏子　是的。他說：俗語說『窮則通』是不錯的。又說下了決心，把一切都擺脫開，力量便又湧現出來了。

青海　沒說託你的福麼？

敏子　他說託哥哥的福。

青海　赤石愛上了你呀。

敏子　沒有的事。

青海　眞麼？唔，那樣倒也安全。

敏子　不要緊的。赤石先生是隨着對手，而變換的。但他決不是壞人

青海　也不能說他不猾罷？

敏子　所謂男子，讓他黏住了，是沒有個完的。

青海　女子怎麼樣呢？

敏子　也看人來罷。

青海　就是男子，也要看人來。可是大體說起來，女子是最好黏人的。

敏子　是麼，我却不那樣想。女子太受氣了。若能像男子那樣自由的時候，女子是很謹愼的。

青海　誰可知道。

敏子　男子那方面利害得很哪。雖說女子有殘酷性，可是決趕不上男子的殘酷性啊。

青海　那是因爲男子在種種方面有優越的力量。

敏子　誰可知道。

青海　使男子中的飯桶與女子中的健將相比，或者女子那方面也能好些罷。

敏子　無論怎麼說，男子是很猾的。無味的事情都派給女子去做。我若是生了女孩子，便要陶養出一個制服男子的女子給你看。

青海　不結婚會有孩子麼？

敏子　就是不結婚，孩子是會有的。你若說我說的是瞎話……

青海　我並不是說你的話是瞎話。但是你有生孩子的心思麼？

敏子　看對手是甚麼人罷咧。也不限定不生啊。哥哥不也是同樣的意見麼？

青海　在主義上我也贊成。但在現實上，却有點兒不贊成。

敏子　卑怯啊。

青海　就是你也不見得有實行的勇氣。

敏子　也不見得沒有。但我想不會有那樣的對手出現。可是也並不想一輩子不生孩子。雖然想一輩子不結婚。哥哥不讚我出去，我總住在哥哥身邊就是了。

青海　我一輩子也不趲你出去。我還怕你從我這裏逃走呢。爲你打算，倒也希望你逃走。

敏子　結婚我已是敬謝不敏了。像我這樣只會做自己願意做的事的人哪。我不不到停止晝晝那一天，不想結婚。

青海　可是「自然」這東西，不肯引導我們到我們所預想的路程呢。大家都是在空想上思想着一向情願的事；在現實上，却不得不在極惡劣的境遇上勉强達觀。

敏子　但是我有逃避的地方啊。沒有甘心陷於不幸地位的必要哇。

青海　那倒是的。並且今後漸漸地要轉好運了啊。

敏子　就是這件事我有些不放心。以前不願和哥哥結婚的人，一旦哥哥成了財主，成了名人，不見得不骨骨碌碌地滾進來呀。

青海　不要緊的。

敏子　因爲女子是弱者，所以無論甚麼時候，不考察考察利害關係是不戀愛的。自暴自棄的人，自當別論。所以一想到到哥哥這裏來，可以一生安樂地生活，便不免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安心地來恭維哥哥，想當哥哥的妻子。

青海　不要緊的，因爲我成不了財主。

敏子　靠不住啊。哥哥的畫三張賣出去了，那裏面有一張不是賣了一百塊錢麼？

青海　再賣不出去了啊。

敏子　成一個財主，並沒有一點兒壞處，只要不娶妻子。

青海　看對手罷咧，不限定不娶。

敏子　你看怎麼樣！但是到那時候我可以別居，專心致志的畫畫，沒有關係。

青海　但是我的畫子，不能像你想像的賣得那麼快，安心好了。那樣我也可以舒舒服服地畫也可以平心靜氣地畫。但是當一下財主也不壞呀。如果當了財主你怎麼樣？

敏子　我並沒怎樣去想。既不想穿漂亮的衣服，又不想住華美的房子。我到底是生就的窮命啊。哥哥怎麼樣?

青海　我也是生就的窮命。錢多了反倒麻煩。那麼我去寫生去了。因爲赤石說不定甚麼時候來啊。

敏子　就要來了罷。

青海　他的來客太多，靠不住甚麼時候來。還在原先那地方寫生，他來了你趕快告訴我，

敏子　好的。

青海　那麼我就去了。

敏子　請去罷。

（二人退場。不久敏子登場，整理房內。好像有人來，敏子退場，不久偕赤石登場。）

敏子　哥哥剛纔還等你呢。

赤石　哦。因爲想做的文章做壞了，預備改換一下子，待有成器的希望時再來，所以不由得便來晚了。

敏子　改好了麼？

赤石　不行。我在創作上已經不行了。一做便做壞了。因爲做的太多了，一提筆便與從前做的東西相關連，氣餒得做不下去。稍爲一氣餒，便提不起神來了。很想變換變換職業呢。玩上五六年，或者腦筋裏又會浮現想寫的東西罷。然而又不能毅然決然地捨掉牠，不得已只有仍然伏在桌子上寫；結果不過賺得頭昏腦亂而已。相面的說的話，也不全是瞎話呀。

敏子　相面的怎麼說來？

赤石　相面的說我在四十一歲上，事實上要遇難關。闖過去便不要緊了；可是很不容易闖得過去。又說不要太勞累了。我本不信相面的話，但是現在卻不以爲

是眞的。但是還沒絕望。像這樣痛苦，我覺得還不如坐在監獄裏安靜地糊洋火盒子好呢。

敏子　快不要說那樣氣餒的話。

赤石　一天也好，很想把自己的工作全然忘掉，悠悠忽忽地玩。事情順利的時候還累得你喘不過氣來呢；事情一不順利亂七八糟的時候，便不由得想着自棄。然而站在不能自棄的地位上，除了自己制御着自己去工作以外，別的沒有辦法。時而想哭，然而又沒有人了解這種心情。除了一個人凝然忍耐着，伏在書桌上寫以外沒有辦法。就是今天，也想爲事情順利起見，恨不能跪在泥濘中去祈禱。古人淨身禱告，然後工作的心境，我很明白；但沒有那樣的信仰的我，除了蹣跚地走向書桌畏縮地凝視以外，沒有別的法子。這些事只可以對你說。對別的人，怪害羞的，不好意思說。

敏子　若是我能幫你的忙也好了。

赤石　將來自然會有辦法。直到現在，這種心境嘗了不知多少次了；只是這次繼續了有半年了，眞受不住。只要能做事，萬事都能順利的進行。但是這件事剛做完，又有那件事在那裏等着，一想到今生打不出這不安的事情之範圍去，精神好的時候還不要緊，精神不好的時候，眞有些膽寒。但是既然擇定了這條路，只有走到那裏說那裏。糟糕的文章，不得不發表的時候那種難過，比角力的在角力場敗北了還難過呢。因爲那是在永遠之勝負的爭鬥上的敗北呀。

徹子　…………

赤石　但是沒有法子。因爲本來沒有力量，而故意地要裝出有力量的樣子；並且與人定不能實行的約而先支稿費呀。但是這些話我們不談他罷。我因爲在你面前，所以纔說起這些話來。若是被別人聽見了啊，要和斬了鬼頭一般地高興起來，「赤石終於累壞了！」一這樣說着，雖不至於要舉祝盃，但是心裏一定很快活罷。被人家這樣想而不能站在高處哈哈一笑，眞令人氣惱。但是沒有力量，有

甚麼法子呢？

敏子　不能想一個甚麼辦法麼？

赤石　但是將來自然會有辦法罷。好像掘井的一般，掘一天又一天，老不出水；大概不來水了罷，一方面擺脫，一方面仍不能死心，還是要掘。我就是這樣地每天伏在書桌上。今天要出水罷？明天會來水罷？這一掘要有甘泉滾滾地湧出來罷？我抱着這樣的心情，累透了，焦燥壞了，但仍不能死心，好像掘井的一般慢慢的掘。然而幷在自己身上，自己身上的力量衰萎了，便不必再說別的了。但是我以爲還沒疲勞到絕頂。

敏子　自己的事情，可以全忘掉他。

赤石　若能全忘了也好了。然而不能呢。

敏子　我彈琴你聽罷。

赤石　請。

（敏子取琴來彈之。赤石聽着聽着睡着了。敏子理會得，更加靜悄地彈着。岡島登場。）

岡島　呀，這眞失禮了。

敏子　請安靜些。赤石先生睡着了。（罷彈）

岡島　先生呢？

敏子　寫生去了。

岡島　眞是失禮得很。我沒想到是你們兩位在家。

敏子　你說甚麼？

岡島　請彈琴。靜聽琴音，心裏很舒服。

敏子　已經可以不必彈了。因爲想使赤石先生安眠，所以纔彈。

岡島　很好啊。可以自由的使人睡，使人醒麼？

敏子　因爲彈得不好，所以睡了。叫他醒纔沒有甚麼呢，只要嘣的一聲便行了。

岡島　你們好容易得這麼一個好機會，我今天要失陪了。

敏子　你說的話很奇怪呀。

岡島　隱藏也不行。

敏子　甚麼事不行？

岡島　佯爲不知也不行。

敏子　甚麼事不行？

岡島　你和赤石的事，已經是滿城風雨了。

敏子　甚麼事滿城風雨？

岡島　赤石是前科犯啊。

敏子　赤石先生坐過監獄麼？不錯，剛纔倒談到監獄的事情了。

岡島　你今天顧左右而言他的本領不壞呀。赤石曾經和女優逃走過呀。

敏子　若是那件事，我早知道。他被捕了麼？

岡島　大概不久便被捕了罷。可是那還在一塊兒住了半年呢。直到女優從他那裏逃跑了，纔無精打彩地回到家去。

敏子　那麼爲甚麼你說他是前科犯哪？

岡島　裝不知道裝得很好啊。我所說的是關於女子，他是前科犯。

敏子　那麼便怎麼樣呢？

岡島　所以我說你若不小心，報紙上會登出來的。

敏子　登報？爲甚麼？

岡島　因爲你和赤石形跡可疑。

敏子　甚麼？形跡可疑，混賬的話！

岡島　然而你是寡婦呀，報上都很高興地登喲。

敏子　然而對不起得很，那樣做不成。

岡島　怎麼做不成？

敏子　因爲兩個人彼此毫無所謂愛呀。

岡島　但是社會上都相信你們是愛着呢。

敏子　無論報紙有多麼利害，說兩個人成了朋友了，也沒有意思呀。

岡島　你若不怕報上登出來呢，甚麼話都不必說；若怕登呀，和赤石兩人相會，還是謹愼點兒好。

敏子　不勞費心，我和你只兩人相會的時候也有，和山中先生，中岡先生只兩人相會的時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呀。

岡島　我們不是有名的人哪，並且你曾爲我們彈琴，使我們安眠過嗎？眞所謂證據確鑿的呀。

敏子　你要那樣想，只有隨你的便。事實無根，報紙上也無可如何。

岡島　據報館記者看來，是十成的好材料。

敏子　登出來有甚麼關係，反正是造謠。縱然是事實，又有甚麼關係。這並不是我

們以彼此不相愛來驕人。但是岡島先生，用那樣的威嚇手段破壞他人的友情，你太卑怯了。

岡島　友情?赤石在他的作品裏，曾寫着男女之間不能成立眞正友情的話，

敏子　不管赤石先生是怎樣寫的，事實終歸是事實。我尊敬赤石先生是事實。我想恢復赤石先生的元氣，想使他的事情進行得順利，也是事實。然而只有這些。其他的感情，一點兒也沒有。我覺得就是誇獎一下也滿受得起。無論怎樣說，赤石先生的事業，是日本的榮譽啊。如果能够幫他的忙，就是受誇獎也當得起。我一點兒也覺不出可恥來。

岡島　赤石並不是那樣有價値的人哪。那東西不過是一種誇大妄想狂罷了。那東西覺得自己是天才，得意的不了，你看他近來的作品，是怎麼樣貧弱!他不過是累壞了的一隻騾子!這次的事情，簡直與你自己平日之聰明太不相類。你崇拜他崇拜得過火了，是要吃大虧的。你看他那累壞了的，流涎沫的睡着後的那

臉龐你還能相信他麼？

敏子　赤石先生是可憐的人。

岡島　有甚麼可憐？那東西縱然累死，也不會有人覺得可憐。因爲他的生性太壞了。

敏子　然而他是爲多數人而工作呀。

岡島　那是他的自滿與野心所致的。如果他對你說些引你同情的話，那不過是爲滿足他的野心撒的謊而已。我認識一位很熟悉赤石的人。那人說赤石比社會上所想像的還狡猾的多。

敏子　那流涎沫的睡着的臉帶狡猾的樣子麼？

岡島　你不久會吃大虧的。那東西一同女子在一塊，一定要發壞的。

敏子　那是造謠。他同女子在一塊兒的事情你怎麼知道？我纔眞知道呢。雖然也許看人來，但只我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已經有三回了，沒見他有一次做出醜

樣子來。

岡島　那是因爲他蘊着大野心的緣故。

敏子　大野心？

岡島　他想愚弄你愚弄到骨髓裏去。

敏子　你怎麼知道呢？如果赤石先生是那樣的人，就讓他愚弄，也沒有甚麼。但赤石先生不是那樣的人。

岡島　你和赤石的關係已經深到不可救藥了。

敏子　我的眞正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

岡島　沒有甚麼上帝。

敏子　那麼只有我自己知道。

岡島　只你自己不能通用。

敏子　不能通用也沒有法子。

岡島　你剛纔會說不愛赤石啊。

敏子　意思是說不戀愛他。

岡島　那麼關係已經很深了啊？

敏子　岡島先生，關係很深是甚麼意思？

岡島　你已經可以明白了罷。

敏子　你說關係很深，意思是說有肉體的關係麼？

岡島　唔，是的。

敏子　「唔——」麼？

岡島　你和赤石沒有肉體的關係罷？

敏子　你問那個幹甚麼？

岡島　那麼有的啊。

敏子　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岡島　那麼是有的了。

敏子　你眞是蠢東西啊。

岡島　自然我是蠢東西。

敏子　我和赤石先生只是友情而已。對不起得很，値不得在報上一登。

岡島　但是社會是很麻煩的東西呀。

敏子　你的意思是說不和赤石先生交際纔好麼？

岡島　如果你怕社會上說閒話麼，不和他交際纔好。並且你爲保重赤石的名譽起見，也是不和他交際纔好。

敏子　朋友交際，有甚麼壞處麼？

岡島　在日本，對於男女交際，還是用帶色的眼鏡看着哪。尤其是對於對手是前科犯赤石那樣的人。

敏子　隨他社會上怎麼批評，我是不在乎的。

岡島　從赤石身上着眼看，這次纔眞是致命傷呢。

敏子　因爲和我交際的緣故麼？

岡島　因爲你捧赤石捧得太過火。

敏子　我只是把赤石先生的將凍結了的心臟，加以溫熱而已。

岡島　那就能算完麼？男女間之歸結處是看得見的。

敏子　請小點兒聲說。

岡島　不要緊的。你聽他打呼嚕打得多響。睡得很熟，簡直和死人一般。

敏子　大槪因爲連夜睡眠不足的緣故罷？

岡島　誰可知道？可是你近來聽見關於赤石的評判了麼？

敏子　甚麼樣的評判？

岡島　赤石是時代落伍的三流作家，已經成了定評。赤石倒了，在日本文壇上，並沒有絲毫的損失。爲日本文壇打算，毋寧說他倒了纔好。赤石的作品是世界的

作品，是日本的名譽這一類的思想，五年前便已不流行了。並且那不過是他的弟子們捧他的話。因爲把他捧得太高了，把他的名譽心增大起來，不知不覺地跌了這樣慘酷的觔斗。赤石之跌觔斗，是自作自受。他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到現在的緣故，是因爲赤石賣名術的巧妙。但世間不少有眼之士，所以赤石不過是日本三流作家的定評出來了，先生對於畫雖是內行，但文學他不懂。

敏子　岡島先生，你說的話也許是眞的。但是我已接觸了赤石先生的寂寞的靈魂。所以我今後的工作已經確定。安慰一顆寂寞的孤獨的靈魂是最像女子的工作的。赤石先生內心裏有珍貴的美麗的靈魂，因孤獨而哀泣。

岡島　你眞浪漫的很啊。寂寞的靈魂，美麗的靈魂，好美麗的辭句啊。但是請你小心着點兒爲自己的空想所欺騙，看不見現實，是要吃大虧的。覺得赤石有那樣的靈魂的只有你自己。

敏子　只有我自己就滿好。我幫我哥哥的忙幫到了現在。這回要輪到幫赤石先

生的忙了。

岡島　赤石是非靠你幫助不可的人麼?

敏子　我的帮助在現在的赤石先生是很必要的。

岡島　我沒想到你竟是這樣的空想家,這樣的好好先生;

敏子　隨便你怎麼說去。我的決心,是不會動搖的

岡島　如果那樣,我要在報上登了。

敏子　登甚麼?

岡島　說赤石欺騙美麗的小寡婦。

敏子　那樣混賬的事,請你不要做罷。

岡島　那麼請你不要再幫赤石說話。那東西並沒有寂寞的靈魂,是已經枯朽了的樹木。樹木是無論怎樣受春日之光照耀,永不發芽的枯木。

敏子　請你不要在報上登載。

岡島　你若不聽我的忠告，便要登載。

敏子　你的忠告是甚麽？

岡島　不要和赤石交際。

敏子　那不是明擺着做不到的事麽？

岡島　那麽便要在報上登了。

敏子　那樣的謠言？

岡島　你說是謠言，有甚麽證據？

敏子　你說是實在的，又有甚麽證據？

岡島　使人疑惑的地方要多少有多少。

敏子　因爲赤石先生肯到我們這裏來，哥哥得益也很不少。

岡島　於是你便必得獻媚赤石麽？

敏子　你怎麽心裏竟想這種討厭的事呀？

岡島　只是說實在話而已。

敏子　我再不同你說話了。

岡島　很好。我要把赤石葬送在社會上給你看。

敏子　那不行。那太卑怯。

岡島　爲甚麼你對於赤石竟那樣拚命的袒護？

敏子　那位先生是可憐的人。

岡島　有甚麼可憐？既有妻子，又很受社會上的崇拜。

敏子　那位先生疲倦了。我們的幫助對於他是必要的。

岡島　既沒有力量而又受社會之崇拜，是赤石疲倦的原因。自作自受。世間上比赤石還可憐的人，不知有多少。

敏子　你對於孤獨的靈魂是不了解的。

岡島　那種東西，我眞不了解。再則如果赤石有孤獨之魂的話，世界上便沒有無

孤獨之魂的男人了

敏子　總而言之，不要在報上登那種無中生有的謠言。

岡島　你也怕在報上登出來麼？安慰赤石的孤獨之魂的美麗的寡婦，是很有味的新聞記事。

敏子　那樣混賬的事情，你不能登。

岡島　無論怎麼樣罷，今天要告辭了。請好好地考慮一下。如若不願叫報紙上登，不聽我的話是不行的。

敏子　你說的話，我絕對不聽。你是壞蛋！你願意登，請隨尊便好了。

岡島　明天早晨的報便登出來了。惱了麼？

敏子　報上既登出來，我就沒甚麼懼怕了。我同你絕交了願意登儘管登就是了。我同你們這些東西，全都絕交。在不登以前，我或許還有些顧忌。既登出來，我便甚麼也不怕了。我任到何時何地，都打算和赤石先生純潔的交際。若報上登出

來的時候，我就和赤石先生同入地獄都不在乎的。

岡島　很像女子的脅迫法呀。

敏子　請你明天在報上登出來好了。那樣反倒直截了當。

岡島　是麼？

敏子　請你快離開我這裏。我叫你看看女子決了心是怎麼樣的强硬。

岡島　不要後悔呀。再會。我隨後還來的。

敏子　若不登報，來也可以。

岡島　登不登呢？嚜看你的面子不登罷。

敏子　登不登請隨尊便！

岡島　眞的登不登你都不在乎嗎？

敏子　隨便你怎麼辦。

岡島　是麼？那樣對你不起，我要隨便一次了。一寸小蟲，也有五分魂啊。

敏子　這話應該我說。再會。

（岡島敏子退場。敏子復登場，沉不住氣，安靜地彈琴。青海登場。）

敏子　哥哥回來了。

青海　剛纔遇見岡島，他說赤石來啦，所以我回來了。

敏子　哦。因爲他睡得很熟，我覺得讓他多睡一會兒纔好，所以沒有去叫哥哥。

青海　那很好。讓他好好的睡一下子好。

敏子　哥哥，我實在想着怎麼樣幫助赤石先生一下纔好。我非常地同情赤石先生。

青海　可是赤石若戀上了你，怎麼辦呢？

敏子　我一點兒也不覺得爲難。一塊兒入地獄去也不要緊。

青海　這眞出我意外了。但是悲劇的種子，是不可種的。人生沒有比和平更好的事了。如若愛赤石，不妨安安靜靜地愛。

敏子　只要做得到，我很想那樣做。可是有一件稍爲可慮的事呢。

青海　甚麼可慮的事？

敏子　我也覺得大概不甚要緊。岡島脅迫我，說要把我們的事登報呢。

青海　叫報上登出來，有甚麼爲難的事麼？

敏子　事實上是沒有。但造起謠言來可就沒的說了。

青海　不至於給造謠言罷？

敏子　岡島是靠不住的人哪。倉岡先生那樣的好人，還被他登了一下子呢。若登的時候甚麼謠都可以造哇。我因爲動了氣，多少說了幾句廢話。

青海　說甚麼話來？

敏子　我說我不過是安慰赤石先生的孤獨之魂而已。於是他就說標題爲「安慰赤石之魂的青年寡婦」是很有趣的。

青海　爲甚麼要在報上登那些事？

敏子　好像想叫我和赤石先生絕交。並且說是要把赤石先生葬送在社會上給我們看。

青海　爲那些事，値不得害怕。好好的一個人，那點小事便葬送得了麼？他不過藉此脅迫人罷了。

敏子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也沒有怎樣的憂愁他。（注意到青海看赤石）把赤石先生叫醒罷？

青海　再讓他睡一會兒也好罷。一會兒也好，能讓他多睡，還是多睡睡。可是赤石臉上的氣色很壞呀。是光線的緣故麼？把你的手放在那個地方看看。你的手在那裏沒有關係啊、到底是光線的緣故罷？耳朶的顏色也不好。說不定赤石是病了罷？不僅是疲勞罷？

敏子　如果病了，可了不得呀。

青海　現在赤石若是大病了，我也難過。好容易得了一位知己。

敏子　不要緊的。難道就會死了不成？

青海　但是咱媽曾說過，若耳朶顏色不好，一定要死。赤石的耳朶的顏色太不好哇。

敏子　我不喜歡哥哥那樣嚇人。

青海　日本這地方，是稍成樣子的人都會死掉的啊。

敏子　沒有的事。

青海　尤其是文人，好人都死得早，眞是奇怪。

敏子　死後纔有好評判罷。日本是尊敬死人，輕蔑活人的國度呀。

青海　不然，不然。在活着的時候說他的壞話，是嫉妬他。一旦殺掉了，不稱贊便覺得可恥似的。日本人是這樣的國民。

敏子　日本人也不見得全是那樣的人罷？

青海　那倒也是的，但全體的空氣是如此。就是赤石，若國民對於他稍爲看得珍

重些，也不至於疲乏到這樣子罷。因爲日本人物太少，所以稍有指望的人一出現，便非把他的力量搾取盡不算完。搾取得太急了。幸而我還沒被他們搾取了去。總之赤石趕快找醫生看看纔好。若看得遲了，便麻煩了。

敏子　赤石先生若再生病，纔更可憐呢。

青海　所謂人，都是可憐的東西，單看怎麼看法。我時常想難爲我們老是這樣活着。活着有甚麼趣味呢？

敏子　但是我不願意死。

青海　當然的。若人生來是願意死的，早已極樂往生了。並且我們不生在這世界纔更好呢。

敏子　不生在這世界上纔更好麼？

青海　是一樣的事。生在這世界上反正也沒大意思。無論有甚麼不幸來到，不久便過去了，是無疑的。

敏子　但是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赤石先生死。

青海　我也是不願意他死。

敏子　我想把赤石先生領到高處去。並且想叫他盡量的歡笑一陣。

青海　你是大夢想家啊。

敏子　但是赤石先生實在是寂寞呀。

青海　一會兒便要醒罷，不談赤石的事好了。

敏子　所謂人生，種種事情很麻煩哪。

青海　所謂「生」，便是頑强的幹下去。

敏子　我却不完全那樣想。

（赤石醒了。）

赤石　啊，啊，啊啊。好睡，好睡。

青海　醒了麼？

赤石　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青海　剛回來不久。

赤石　哦，我一點兒也沒知覺。好睡好睡。託你們的福，精神完全恢復過來了。洗臉在甚麼地方呀？

青海　叫敏子領你去罷。

赤石　謝謝。

（敏子，赤石退場。敏子登場）

敏子　赤石先生醒了以後，血色又稍好點兒了。

青海　是麼？

敏子　我想許不大要緊。

青海　無論怎麼樣，總是叫醫生看看好。

敏子　不知怎的，有些放不下心。

（赤石登場）

赤石　這樣乾淨了。拿你畫的畫我看。

青海　還不行啊。（示畫於赤石）

赤石　畫得很好啊。對於你的精神處，只有驚服。不，也許因爲我太不精神所以可驚。

青海　你的身體上，那裏有毛病罷？

赤石　也許。多少疲勞過了些，我心裏也在害怕呢。

青海　叫醫生看看纔好。

赤石　改天再請醫生看罷。

青海　早看好些。

赤石　被你這樣一說，不知怎的，覺得成了大病人似的。（寂寞地笑着）但是我還不至於累倒罷。我打算從現在起眞正的做事呢。以前做的事都不能滿意啊。

都是很羞人的東西。

青海　那話是沒有的。你已經很做了些出色的事。

赤石　很羞人的東西罷了。但是我的眞價值，我相信是如你從前所說的一樣，自現在起纔是開頭。今天不畫了麼？

青海　畫的。但是在畫以先，你到這近處的醫生那裏看看怎麼樣？比較有些看得不錯的。

赤石　不必那麼急罷？

青海　我覺得越快越好。一疲勞過度，種種的病都要到頭上來的。

赤石　不知甚麼道理，叫你這麼一說，我自己也覺得成了病人似的了。

敏子　不必太擔心了。

青海　敏妹，領他到安竹先生那裏去。

敏子　好。哥哥既然那樣說，我陪你去罷？

赤石　是麼？我覺得倒也沒有甚麼。

敏子　沒有甚麼，不更好麼？

赤石　那麼暫且失陪；去去就來。

青海　回來務必從這裏過。

赤石　從這裏過。

（三人退場）

第二幕

（一個海岸的旅館之別莊）

（赤石一個人晒着太陽，茫然地思想着甚麼事情。從庭院那方面，有下女拿信來。）

下女　有信來了。

赤石　謝謝。

（下女遞信札與明信片五六件，退場。）

（赤石看一張明信片，現出寂寞的嘲笑之色。又看其他的明信片。最後方看信札。快活的噙着眼淚。反覆讀了不知幾多次，把信札放在頭上，祈禱了兩三次。不久下女登場。）

下女　山田先生來了。

赤石　哦。

（山田登場）

山田　好久不見。

赤石　你來得很好。

山田　一看你的信，忽然想來便來了。

赤石　多謝多謝。你家裏人都還好罷？

山田　謝你掛念。都還好。

赤石　聽說又生了男孩子了。

山田　是的。

赤石　那好極了。

山田　你的身體怎麼樣了？

赤石　沒有甚麼大不了。

山田　不要太糟塌了。

赤石　不糟塌。知道病了，反倒决了心，可以脫懶。並且大家都對我很好，我自從知道我是病了，平心靜氣地，反倒幸福。有一時期很不得了。那時候簡直不知要生甚麼結果了。

山田　哦。好久好久纔得見你一封信來，高興得不了。你仍然是老樣兒啊。

赤石　我看見你的信，也實在高興的了不得。因爲彼此都忙，竟把交換明信片的時間也沒有，那時候想不知是怎麼樣了，很掛念呢。

山田　眞是把寫一張滿意的明信片的時間都沒有。報紙上登出那種混賬話來，氣得了不的；看見你的信，纔高興起來。

赤石　大遠的，難爲你跑了來。我看見你的信時候曾這樣想：若是你住在我近處，我不至於得這病。我非常的寂寞過一陣。現在回頭一想，那時候肺便有些不好。

山田　彼此都是過於忙了，這樣眞不行。

赤石　但是對於你這樣有精神，我眞吃了一驚。你這次做的東西，我很敬服。

山田　不行啊。

赤石　我已經沉着起來了，今後頗想無憂無慮地寫些短篇文字。也常寫些像詩似的東西。

山田　是麼？你很精神哪。

赤石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多大的活頭了。

山田　不要說那樣氣餒的話。

赤石　說實在話是如此。但是一方面又覺得人不是那麼容易死的。

山田　我近來確切知道肺病是有救的，安了心了。

赤石　但是也不全是有救的。也看是那一種肺病罷了。我覺得我能活多久，便活多久就可以。覺得不可以也是沒辦法的。

山田　你的孩子們怎麼樣？

赤石　住在東京。因為正在上學呀。再則病與病不同，我這種病是很危險的，所以不叫他們多來。

山田　都很結實麼？

赤石　都很結實。剛纔大兒來信，說全家平安。報上登出那樣的事情，我頗憂慮了一陣；但是內人和孩子那種全不以為意的態度，我眞佩服得要哭出來。

山田　報紙上登的可眞刻薄呀。

赤石　但是被他們一登，我的決心反來更強了。說實在話；我在病以前，傲慢起來

了。覺得甚麼事自己都非幹不可；又覺得世間總動員都撲向着我來；我竟懷着這樣奇怪的念頭。於是便想道：所以受了懲罰，也是沒有法子的。就是這次的事情，我那種以孤獨自慢的根性是不對的。已經發生的事情，本來是沒有甚麼的；但我覺得在沒有甚麼的地方，受人攻擊大概自己的態度有不對處。實際上鑽進心裏看看，自己也覺得太任性了。但是自從知道自己是病了，太任性的地方全然消滅了，這纔明白過來種種的事情，這纔深感友人的恩情，妻子的恩情，從心底裏來感謝他們。我這纔知道自知之必要了。就是成了這個樣子，一自知便心平氣和的很。

山田　你這兩三年，做了很多的文章啊。

赤石　全是些羞人的文章。那時也不費費思慮，覺得只要能得到錢便得了。並且那時打算久生於世，所以覺得名譽縱陷到泥溝裏去，馬上還可以拾得起來。還要說句傷心話罷，不成東西的文章做得太多了。然而事到今日，就害羞也沒有辦

法。雖然沒有辦法，害羞的事情終於是害羞的事情，不過我不去思想他。

山田　沒有甚麼可以害羞的地方。

赤石　但是我是可以做更好的文章的人，所以可惜。不過明白人自然明白的。過去的事是過去的事。我打算從現在起，在活着這個期間，做些更好的東西出來。幸而不是腦病。我打算做些與我相稱的東西。既無野心，也不爲名譽，打算無拘無碍地做。

山田　那很好。

赤石　嗳，到死爲止，我也打算像模像樣地生活一下子，所以現在還活着。可是也難說靠得住。剛纔來了許多明信片，有一張上寫着：「看見報紙的記事，異常生氣，像你這樣不知羞恥的東西，還不趕快上吊死去！」但是就是不上吊，人也是死的很快的。

山田　混賬王八蛋！那東西他知道羞恥麼？

赤石　爲這次的事情挨罵，我眞有點兒寃枉。同敏子小姐的關係，不過談談話而已。一次吻都沒接過呀。但是一想到別的女子的事，我受攻擊，也是沒有法子的。可是我對於她們既不後悔，也不害羞。並且我對於那些女子，實在感謝。就是那些女子，也不見得恨我。我覺得世間的人對於『性慾』所懷的觀念很不對。馬上便聯想到猥褻，聯想到罪惡，未免稍欠思慮。但世間之道德，是輕浮的暴君一類的東西，你一說不服，或諫諍他，他就更怒起來，非手刃你不止。不被手刃，纔是幸福。但是可憐的是敏子小姐。就是據世間人的見解看，甚麽壞事也沒有做。只我說了幾句不說也可以的訴寃話叫她聽，她對於我表表同情而已。現在想起來，我深悔不應該向她說那訴寃話。說了蠢話了。毫不知恥的自己對於自己的蠢也覺得生氣。任甚麽不說倒好了。對於現在的人間，不能過於直正了。

（下女登場）

下女　有這麽一位先生來了。

（下女遞名片）

赤石　讓他進來罷。

下女　是。（退場）

山田　誰？

赤石　雜誌記者。

山田　哦。

（雜誌記者由下女領導登場）

赤石　請坐。

雜誌記者　恕我失禮。

（下女拿座墊子與記者，退場。）

赤石　請坐。脚放自由些。

雜誌記者　這樣就很好。對不起得很，我這次來是想打聽打聽這次新發生的事

情的。

赤石　無論甚麼請問就是了。我能回答的沒有不回答的。

雜誌記者　那麼請恕我失禮，我要不客氣的問了。

赤石　我想回答的，我都回答。

雜誌記者　報上登的，那裏是眞，那裏是假？

赤石　可是呢。我煩青海君爲我畫肖像，每天到青海那裏去是眞的。但是說我假裝着佩服青海的畫，於百忙中到那裏去是假的。當「模特兒」確實是很累人的事，但當青海的「模特兒」是很快樂的。並且我工作的時間在半夜裏或午前，午後輕易不工作。縱然不煩青海君畫肖像，午後我也是無所事事的。

雜誌記者　青海先生的畫怎麽樣啊？

赤石　我佩服青海君的畫佩服到極點了。說我假裝着佩服到他那裏去，這種思想太卑劣了。我把青海君的畫帶到這裏來了，請你看看罷。

（赤石從隔壁把畫取來）

赤石　怎麼樣？這畫能說不好麼？山田君你以爲怎麼樣？

山田　眞是好得很。眞是偉大的畫。你佩服得是有道理。我也佩服。

記者　你是山田先生麼？

山田　是的。

記者　失敬得很。我叫這個名字。

山田　是麼？

赤石　我見青海君寫生，一見便迷上了，不爲無理罷？並且青海說想替我畫肖像，我很高興的答應，也是當然的罷？

山田　太當然了。

赤石　報上說我那時候已經知道敏子小姐在他家，是不是？

記者　是那樣說的。

赤石　那是造謠。那是很卑賤的想像。但是從初次見敏子小姐，印象便很好，却是事實。我抱着兩重的歡喜到青海君那裏去，也是事實。但是說我對敏子小姐有野心，却是造謠。也許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沒有意識的那樣想；至少敏子小姐那種沉着，可以證明我沒有那意思表現出來。我雖不能說是除自己妻子以外，對任何女子都沒有野心，但對敏子小姐確是沒有的。那也許是因爲尊敬青海君的緣故。

記者　我相信你先生的話是實在的。但爲甚麼報紙上要登那些事呢？

赤石　說實在話，我也不知道。我想是中傷罷，但也許我的態度有不對處。我同敏子小姐談着談着，十分信服起來，覺得像這樣的女子，作自己的朋友也可以。我有許多男朋友。並且有許多好的男朋友。但是女朋友我却沒有。並且我沒有交女朋友的資格。我雖然有兩三次得到那種機會，但我沒能眞正的利用牠。

記者　爲甚麼不能？

赤石　說實話，是因爲性的興味發生了。那是妨害與女子交際的東西。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優關係過於深了，鬧了個中途失敗，你大槪也知道罷？那時候若不是那樣深入，或許能心平氣和，愉快的繼續交際罷。然而所謂「自然」這東西，是不肯中途而止的，是能進行到甚麼地方，便進行到甚麼地方的。所以若不在不失彼此的尊敬的程度止住，便要有嫉妬呀，執着呀那一類事情發生，只朋友的交情是不能滿足的。

記者　是麼？

赤石　你不那樣想麼？

記者　我不懂得。那麼若是敏子小姐，你覺得可以作朋友麼？

赤石　我覺得可以。

記者　那麼成了朋友麼？

赤石　我覺得是成了。爲甚麼呢？因爲敏子小姐是一生不結婚，以幫助他哥哥爲

自己的事業的。女子一結婚，丈夫多半不許她同男子作朋友。從丈夫的立脚點來看，倒也不爲無理。

記者　那麼從夫人的立脚點來看，丈夫交女朋友，也不是怎麼愉快的事。

赤石　那倒也是的。

記者　那麼，你是既有妻子，又願交女朋友的啊。

赤石　是的。若問題至此爲止，我對於報紙上的記事，便不能不服。若說我背着妻子，到青海君那裏去，與一生不該和男人談話的寡婦去談話是不對的，我對於說這話的人，只有佩服他對妻子之孝順，不說不服的話。

記者　我說這話，不免有些過一點兒報紙上說你的孤獨之魂受敏子小姐之安慰是眞的麼？

赤石　討厭的話，可是我不能說是假的。

記者　那是好事情麼？

赤石　我正想問你「是壞事情麼」呢。若論思想，我還有更大膽的思想呢。

記者　所謂更大膽的思想？

赤石　現在不樂意說那個。時期尚早，不到說的時候。

記者　不在雜誌上發表，請你說一說作我一種參考罷。

赤石　你也還年輕的很，今天不說罷。但是有妻子的人逛窰子你以爲是壞事呢還是好事呢？

記者　是壞事呀。

赤石　那麼你們的雜誌上，何妨作一下「丈夫之人身攻擊」公平的，把全部的事實從頭至尾的羅列出來？

記者　那事辦不到？

赤石　爲甚麼？

記者　因爲傷及的人太多了。

赤石　以征服三千女子自慢的紳士。以猥褻之談爲得意的男子。社會上決不肯把這些人葬送了。

記者　因爲對手是賣的呀。

赤石　那麼妻子能喜歡麼？把花柳病傳染給妻子，使妻子哭涕抹淚的，可以默認麼？

記者　在現在這世界，沒有法子罷？

赤石　男女間的事不把秘密公開不行麼？但是叫妻子哭涕抹淚的不能說是對的罷？我倒成了珍奇的例子，被人非難。我和別家的寡婦兩個人談話了，公表出來，也許應該成問題罷，但實在說起來，多麼無聊呀！只和敏子小姐談談話而已。我的內人也不至於因此便成爲不幸。所以總而言之，拿我這次的事情當成大問題看，是混蛋之極。但是我斷不說不服的話。撞着汽車死了的還有呢。

記者　請你不要把話說到遠處去，好不好談一談寂寞的靈魂那件事？

赤石　寂寞的靈魂?那話還待說麼?你不就是寂寞的靈魂，孤獨之魂的主人麼?孤獨之魂的主人還少麼?

記者　被你這樣一說，可眞爲難。

赤石　不都是沒有辦法所以纔做種種的事情麼?酒，煙，女人，名譽，戀愛，事業，革命，戰爭，藝術宗敎不都是孤獨之魂所做的麼?有直接的，有間接的罷了。但是那種空理，我們可以不講。我特別是會着敏子小姐時覺得寂寞，說實在話，就是現在，也是寂寞。這種寂寞是男朋友所不能安慰的寂寞。可以安慰七分，其他三分便安慰不了。創作。創作若一篇一篇的寫得出來，也可以安慰一些。但是那時候我要含淚，我要難過。我的身體感覺着疲倦。如果我有逛窰子的餘錢，在賣淫婦的裏面，能找到可以安慰我靈魂之寂寞的也未可知。但是我壓根兒便沒有去找那種東西的意思。爲甚麼呢?因爲忍耐孤獨，是從事藝術者的使命。不能守沉默，不能耐孤獨的男子，能幹甚麼?但是孤獨仍然是孤獨。寂寞的時候，仍然是寂寞。

正在那時候，敏子小姐那樣的人出現了。溺到河裏，若抓不住一點兒東西，會要淹死罷，我若不是遇見敏子小姐那樣的人，我也會勇敢的成佛登仙了罷。我也不至於現出可笑的樣子，讓大家來看這孤獨之魂了罷。但是不由得便乞憐於她。不是對敏子小姐而是對着運命。對着微笑的運命。（咳嗽）

山田　赤石君你不必再說了。已經明白了。十分明白了。身體不保重是不行的。

赤石　謝謝。這樣已經可以了罷？

記者　多謝你了。身體有甚麼不舒服麼？

赤石　謝謝，沒甚麼不舒服。爲做文章，在報上登這事以前便來了。

記者　原來如此。那麼我要告辭了。

赤石　是麼？再會。

（記者退場）

山田　毀傷了身體，可不是玩的。

赤石　不要緊的。我現在不願意叫世間的人知道我病。世間的東西們的想頭我是很明白的。他們以爲我一經人攻擊，便愁病了。實在我並沒怎麼樣愁。一經人攻擊便愁起來，是男子之恥呀。幸而我是要筆桿的人，可以把我的眞心傳達給後人。（稍停）山田君，我有事要拜託你。

山田　甚麼事？

赤石　我現在想還不至於死。但萬一死了啊，我的妻子，以及信賴我的人們，到他們能獨立爲止，我希望你照顧照顧他們。我因爲沒打算死，所以一文的貯蓄也沒有。死了以後著的書或許賣得動，但也靠不住啊。

山田　我覺得你不至於那麼容易死。不限定我不比你先死。人間之生命是很難測的。但是如果我死在後頭，你的事情，自然和大家商量着照好處辦。決用不着憂慮。你的著書，一定能賣得動。

赤石　像現在這樣子可沒有把握。

山田　那裏，世間的攻擊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日本人，不攻擊死人。對於活着的人贊美雖要客氣，對於死人不贊美却以爲恥，這就是日本國民。

赤石　因爲本人聽不見啊。既不怕本人因此驕傲，也不怕本人歡喜。

山田　雖還不至於如此之甚。

赤石　然而那地方確是有的。我對於外國的事情，不很知道；而日本人可是對於活人冷酷，對於死人親切的國民。我覺得這不是怎麼聰明的事。在使人間如駕轅的馬一般，一往直前這一點上，倒也不爲無理。使盡力氣用鞭打，使盡力氣催馬跑。不到跌倒，不肯停鞭。終於把馬趕成死屍，在死屍上加鞭，便覺得可恥了。這便是日本人的作法。日本人覺得人間有喜悅是太作孽。在農民的家庭裏，尤其利害；但一般人的思想便是如此。大家覺得只要給他飯吃，用鞭打他便得了。

山田　確是有那種地方。

赤石　我本來是想捧獻幾件好實物給日本然後死的人；但是日本人好像非把

我的寶物弄出些缺陷來不可似的，使得我的心，不能直線的去思索。並且使得我自身也有了缺陷，他們纔高興。並且我想捧獻給日本的那寶物，他們說「不要不要。你趕快死了罷。」但是無論他們怎麼樣說，無論我遭甚麼難，只會說日本話的我，仍然想捧獻那寶物給日本以後然後死。我的頭被拳打，臉被他人吐一臉溼沫，身上被打出血來，我仍然想把那寶物捧獻給日本。我雖然也有缺點，但對於我想要捧獻的那寶物，當作十分美麗的東西來接受，我覺得那纔是大家的聰明。但是遭過這樣的運命的，自然不止我一個人。我就是這樣，恐怕還是幸福的罷。我爲日本可惜。但是在日本——說在世界也可以——人間的生命都還被輕蔑，被侮辱呢，臉上沾點兒唾沫，或者還得算是幸福也未可知。

山田　然而決不侮辱有心之人哪。

赤石　誰可知道。就是我，我若是他人的事情，報紙上那樣的登，我也是非笑的一個人，也是輕蔑的一個人罷？對於孤獨之魂沒法處置，當作招牌，藉以欺騙寡婦。那

樣的人一出現，無論誰都要不愉快罷？不覺得不快的人是混蛋。原來日本人想像他人的事的時候，一定要加以訕笑，能怎麼卑汚的看便怎麼卑汚的看。我的血液中也有那樣的細胞，然而我覺得不是甚麼好事。

山田　但是到了時候，自會水落石出的。

赤石　那自然除了讓明白人自己去看沒有別的法子。過去的事情，我覺得怎麼樣都好。沒有法子。過去的事情，老是去想，不是甚麼聰明的事。可是我在活着這個期間，總想做件甚麼好事。不能如願的進行，眞是遺憾之至。再稍爲有力些便好了。假若能活到五十五六歲麼，我也打算做件好事給大家看，但十五六年恐怕活不到了罷？

山田　人間的壽命，又當別論。

赤石　嗳，我也是那麼想啊。我從小就是不喜歡受欺騙，不知在甚麼時候，知道被騙了一表示出來反倒可恥；於是被騙也就假裝不理會了。

山田　青海君的畫兒眞好啊，

赤石　好罷？很適當的支配着自己有餘的力量。這種有餘的力量，眞是不容易得。我若是有有餘的力量啊，看有多麼好吧！

山田　（看表）我今天要失陪了。隨後再來。

赤石　可以再坐坐罷。再來很麻煩哪。再則下次你再來，恐怕要到我出殯的時節罷。

山田　沒有的事。

赤石　沒有更好。但是再坐坐不好麼？

山田　若趕不上這一次的火車，便要和人失約了。

赤石　那沒有法子。今天你來的好極了。我高興極了。

山田　好好保重身體。

赤石　你也不要過於勞苦了。

山田　謝謝

赤石　那麼，萬事拜託你了。

山田　好的，萬一有甚麼事發生的時候。

赤石　不得不作如此想的日子，我沒想到來得這麼快。但是死了不能再好了。

山田　多活一天也好哇。你若死了，我也鬆勁。

赤石　上吊是不會的。能多活一會兒，便活他一會兒。因爲我是執着心很强的。

山田　那麼再會。

赤石　再會。

（山田忍耐着不哭，正要從庭院退場。）

赤石　山田

山田　甚麼？

赤石　並沒甚麼別的事。只想再看一看你的臉。我認識的人，你都代我問好罷。

山田　好的，知道了。

赤石　那麼再會。（行禮。）

山田　再會。（行禮，退場。）

（赤石啜泣。下女登場。）

下女　有一位敏子小姐來看你。

赤石　（故作不在意的樣子）是麼？

（敏子隨下女登場。）

赤石　你來的好極了。

敏子　哥哥本來也一道來了，他說寫生去一下就來，所以我先來了。

赤石　是麼？

敏子　本來來了有一會兒了，因爲有客，所以等了一會兒。

赤石　是麼？那眞可惜了。剛纔在這裏的，是我的朋友山田次郎。

敏子　原來是他?櫻花開得很好看哪?

(下女整理一下退場。)

敏子　實在對不起得很。

赤石　沒甚麼對不起的事。

敏子　報紙上登出了那樣的事情。

赤石　我纔眞覺對你不起呢。

敏子　我倒不在乎那些。

赤石　就是我,對於那些小事,倒也不在乎。但是登載的很卑汚呀。

敏子　那是岡島先生的手筆。因爲他老是以登報登報的話來威脅我,我沒有理他。

他岡島先生眞是不值錢的人哪。

赤石　是的。看外面那樣溫和,有一次在路上遇見他,一味的瞎恭維。

敏子　是麼?哥哥也怒起來了。

赤石　我以爲報上一登，再不能和你見面了呢。

敏子　哥哥看了你的信對我說馬上去，馬上去。我本也想來探望你一次的，不過不好意思來得。

赤石　我自從知道確是病了，反來沉住氣了。受人攻擊，度量反倒寬了。決不優柔怯懦的跌倒算完。

敏子　眞的今後兩個人不振起精神來幹是不行的。

赤石　你實在並不愛我罷？

敏子　你對我怎麼樣呢？

赤石　不說也好罷。

敏子　那麼你還是不愛我呀？

赤石　我想你自己明白。

敏子　我的心你不明白麼？

赤石　你對我表同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尊敬我的事業，我也是很明白的。再則（微笑着）我的孤獨之魂……

敏子　請你不要說那句話。我對於那句話最覺得害羞。

赤石　只有這些罷？

敏子　算是只有這些罷。

赤石　那麼我也算是只有這些。你曾說過的，我是病人，你是看護婦。

敏子　那就很好。我已經得了哥哥的許可，想在這裏住呢。

赤石　在我活着這個期間麼？

敏子　那麼久恐怕——

赤石　不然，我並活不了多麼久。

敏子　不許你說那樣的話。

赤石　不許不撒謊麼？

敏子　你知道麼？

赤石　你是說我知不知道撐不到梅雨期麼？

敏子　沒有的事。那事是不會有的。

赤石　還能再多活些日子麼？

敏子　還沒有確定是幾時死呀。

赤石　暫時還死不了麼？

敏子　能治得好，也說不定。

赤石　眞的麼？

敏子　眞的。

赤石　賭上你的性命？

敏子　呃，賭上我的性命。

赤石　那麼，我不至於空歡喜一陣罷？

敏子　儘管放心。

赤石　可是八成是要死罷？在最近期間。

敏子　八成是不死完事。

赤石　說瞎話我可不答應。

敏子　不要緊的。可是不保重身體是不行的。

赤石　不許寫字麼？

敏子　是的。

赤石　那不行。若是不寫字也治不好將怎麼樣呢？

敏子　……

赤石　我在活着這個期間，不寫東西是不行的。

敏子　然而你若能安靜地善養，八分可以治好。雖然治得稍晚了一些。

赤石　如果眞能治好，倒也可以忍耐。

敏子　請你聽我的話，不要寫罷。

赤石　然而那樣便一文錢也到不了手。

敏子　那可以向朋友們借一借。

赤石　那樣的事情我不能辦。若是死了，朋友們自然替我想法子。

敏子　但是現在實在是極要緊的時候哇。

赤石　然而出鬼，近來時常想寫東西。

敏子　那麼死也不要緊麼？

赤石　死是不願死的。但是我是手無分文的。並且朋友處是凡可以借錢的。都借遍了。在活着的時候，不能再借了。我的朋友中與我同病的，有很能做事的人。連那一位朋友的錢我都借過。

敏子　但是同樣的病也有種種的分別。並且各人的體質也不相同。

赤石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敏子　請你權當是可憐我。

赤石　就是我也並不願意死，因爲這是男子的意氣呀。

敏子　那麼。無論如何不行麼？

赤石　只有這件事是不行的。

敏子　我和哥哥商量一下，替你張羅張羅怎麼樣？

赤石　那不行。因爲用錢太多。

敏子　你打算自己來賺麼？

赤石　是的，因爲每天能寫三四頁便可以了。世間比我可憐的人有的是。

敏子　那麼你覺得死也不要緊麼？你只要活着，將來能做比現在更偉大的事。

赤石　人間的壽命是不可靠的。能做事的時候不做是不行的。

敏子　那麼你死也可以麼？

赤石　不得已啊，

敏子　請你不要說那話。

赤石　就是我也是想活着。不願意死。但男子之意氣，又不可沒有哇。

敏子　你以爲女子便是無意氣的麼？

赤石　有也說不定。但是自己的事情和別人的事情不同。

敏子　我出去找你的朋友們去。

赤石　那不行。不能利用友情。並且我的朋友中，一個富裕的也沒有。我不願使朋友擔負重擔。以前已經很對不起他們了。

敏子　那麼，沒有法子呀。

赤石　沒有法子。盡力的奮鬬一下，能活下去更好，活不下去便只有死了。

敏子　到底你是男子漢。我再不說甚麼了。

赤石　你說到這地步，我實在高興。

敏子　……

赤石　到廊下看看櫻花罷？

敏子　好。

（到廊下去，櫻花落地。）

赤石　蒙你來看我，實在感謝你。

敏子　我已經決心了。怎麼樣想法子使你長生。

赤石　謝謝。

敏子　沒有比我再不幸的了。

赤石　不要那樣說。不幸的人多的很。

敏子　那也許罷。我今天本來是來安慰你的，現在反倒受你的安慰了。

赤石　我也已經決心了。但是如果現在你從我這裏逃走了，我也許要說沒有比我再可憐的了罷。

敏子　沒有法子想了麼？

赤石　甚麼事？

敏子　使你一年兩年的不必賺錢也可以生活。

赤石　那是辦不到的。世界上沒有那樣便宜的事。你哥哥來了。

敏子　若是哥哥的畫能賣得出去呀。

赤石　萬事再待兩三年便好了。再待兩三年我也不必要賺錢了。但是沒有必要的那時候，我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罷。並且大家都要同情我了罷？

（下女領着青海登塲。赤石無語的笑着向他招呼。）

青海　你比我想像的還精神呢。

赤石　我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有力氣。你的畫可以看看罷？

青海　不好啊。

赤石　不好也沒關係，拿來我看。

（青海出寫生畫叫他看。）

赤石　到底不壞。這個可以給我麼？

青海　很高興的送給你喲。

敏子　哥哥，赤石先生不肯聽我的話。

青海　甚麼話？

敏子　他不肯靜養。

赤石　說是叫我不要執筆。但是我可不能不執筆。不賺錢是不行的。於是她說那樣是要死的，我也是男子漢，不好說怕死啊。

青海　死却是要不得啊。

赤石　我也並不是說死是要得的。但是不能怕死不做事。

青海　那也許是的。我要是有力量啊……

赤石　你太有力量了。只是世間不認識罷了。就是我，也何嘗不如此。世間只希望我死。我只是飲給與的杯。但是我覺得我活着的時候做不到的事，死了可以做

得到。所以我說我很安心地去死。

敏子　死不行。（忍泣）

赤石　不是哭的事情。請和我一塊兒笑。

（櫻花落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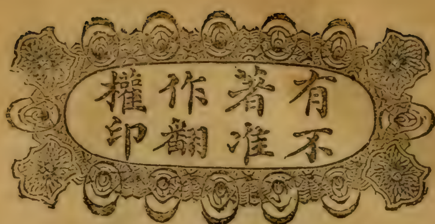
赤石　櫻花是美麗的，無留戀的落呀。但是我打算和櫻花一般，緊抱住生命不撒手。敏子小姐，不知爲甚麼，我忽然精神起來了。像這樣很不容易死呀。所以請你不要哭。我今後很想盡力的爲高尙的人。最後之一步要用這步調踏破他。這也是託你們的福罷。這次輪着我說瞎話安慰你們了麼？櫻花落得眞好，你們看有這樣的美麗！

青海　眞美麗得很哪！

（幕下）

（原著一九二六・六・一〇　漢譯一九二八・十一・一九）

民國十八年四月印刷
民國十八年四月發行
民國二十年五月再版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全一冊）

◎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原著者 武者小路實篤
譯者 崔萬秋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中華書局

（五二五七）



註冊商標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65 0287